

中教文艺叢書

你是純潔的

姜凌



中

教育出版社

中教文艺叢書

你是純潔的

姜 凌



教 育 出 版 社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目 錄

中教文艺叢書緣起.....	叶昆灿
兒女成羣.....	1
幸福的家庭.....	7
重逢.....	13
車下餘生.....	18
牙齒的故事.....	24
教訓.....	31
諒解.....	39
徵友.....	46
風波.....	56
你是純潔的.....	62
可怕的人.....	69
姐姐弟弟.....	75
回家以后.....	83
出走.....	91
后記.....	102

中教文藝叢書緣起

叶 昆 灿

新加坡是一个新兴独立国家，我们委使国家能够生存发展，首先就应该塑造忠爱新加坡的健全的国民。

在学校里就读的儿童，每天都在宣读我们的仪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的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这是我们立国的基本要求，目的是在确保国民的集体利益，维持并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

然而，发展社会文化可说是我们立国建国的终极目标。所以，世界古今，文艺报国一直是一种有力的尖兵利器。文化有如文艺的根幹，文艺就像文化的花朵，文艺作品感染读者既深且鉅。在有血肉有生命的作品里正可以反映人民的心声气息，描绘各族同胞的辛勤奋斗，协和各族同胞的团结力量，坚定国人的忠爱志节，导引国民朝向理想社会迈进。

让我们年青的一代浏览这些具有鼓舞良知良能的作品，吸收祖国山河脉膊的磅礴精神。

从报章每一年文艺作品出版的统计数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出版概况。但是，从书店摆卖的书籍来看，我们出版的数字远比不上外来作品之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读者几乎在不可能的选择下买了书。

我們應該出版我們的書，我們應該讓我們的作者的作品能與世人見面，我們應該讓我們的讀者不只對外來的書有所選擇，甚至连本國的出版也都有機會選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鼓勵作者努力從事創作，提高與普及盛熱的閱讀風氣。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有出版商肯出版。

當華文中學教師會理事長何家良與教育出版社總經理楊子國談起出版文藝叢書時，雙方面都很樂意為共同的目标，宗旨而努力。

新加坡華文中學教師會暨職工會成立以來，一直在求取會務的發展，貫徹組織的宗旨，諸如聯絡教師情誼，研究學術，力爭會員福利等。同時，也不忘為國家社會服務的文化目的，更積極地展開一连串的出版活動。

教育出版社除出版廉宜教科書外，還積極推廣有助於文化教育事業的出版服務，如新社文藝、新社季刊，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及不少本地文藝創作之出版，目的在於鼓勵與提高本地創作與良好的閱讀風氣。為了一貫其政策，在與南洋大學學術人員協會合作征集出版本地文藝創作之後，便緊接着聯合中教出版文藝叢書。

長話短說，文藝工作是需經過源遠流長的耕耘，並非一蹴而成的事物。只能不好高騖遠，腳踏實地，篤誠實地去做，長久堅持下去，才會見到一些效果。

我們希望大家追隨這一目标，攜手合作，共同努力；也只有依靠眾智眾力的播種耕耘，我們才能期待迎接新加坡文藝大丰收！

兒女成羣

六時，天还未大亮，緞蘭的丈夫阿光早已出去了。今天星期日，这么早就出去，到那兒去呢？做什么呢？

緞蘭有时檢討一下情况，也就有点不放心。不錯，家用的錢，丈夫越給越少，显然的，这和他之早出晚归，必有關係的。

現實的教訓，經驗的累积，两年来，緞蘭好像聪明多了，她对丈夫，不再那么仗任了。可是仗任怎样，不仗任又怎样，还不是一样的在忙着家务，一样的在忍受着十二个兒女的气！

想到这里，她朝着牆上那張結婚照一看，心里說：「阿光啊！你也不能这样的沒良心！一早就出去，怎不留下來帮我管教管教孩子呢？喝！你这样的逃避現實，沒責任感！」她越想越气，把手里的一条床布往地上一扔，那堆脏衣服，又高了起來。

洗衣，燙衣，上巴杀，煮飯菜，照顧由两岁到九岁的十二个兒女，这些事，全落在緞蘭身上。这就是結婚的下场么？女人好像是要做到头昏脑脹的，这对我是一个教訓，当时为什么沒有清醒呢？婚后为什么又毫无节制的生孩子呢？她偶而一抬头，壁上的鐘，指着七点半，糟了！事情多着哪！她忙着叫來了大兒子炳明，說：

「阿明，你是大哥，要好好的照顧弟妹，你看，媽要洗这一大堆衣服、床布，十时上巴杀；不然，你们那有得吃呢？你听话，帮媽照顧弟妹！」

「好的。媽！您給我一粒糖。」

「你叫大家來，每人都給的。」

「喂，大家都來！媽要給糖哪！」炳明站在房門口直着喉嚨喊。

一听到糖，大家爭先恐后的跑來，都把手伸向母亲。有的要薄荷糖，

有的要檸檬糖，有的要椰子糖，有的要朱古力糖。紛亂了一陣子，終於如願以償，皆大歡喜了。最後，阿明說：「媽，您要我照顧弟妹，你多給我一粒朱古力糖吧。」

第二個兒子炳順，立刻提出異議：「他不欺負我們就好，我們不需要我照顧！我們自己照顧自己。媽，您多給他一粒糖，我也要多一粒的，我要檸檬糖。」

立刻引起了熱烈的反應，大家紛紛的說：「我也要多一粒！」「我也要多一粒！」

「大家只有一粒，誰也不多給。好，媽要我洗衣服，你們玩耍去。記得：要好好玩，別吵架！」

媽走後，炳明對着炳順說：「喂，我有什么對你不住的地方？我多討一粒糖，你就反對，我沒有了，對你又有什么好處？媽多給我一粒，我是會分半粒給你的。」

「漂亮話少說！你會分半粒給我，我才不相欠呢！你啊，兩粒糖一到手，一起放進咀里去，你自己吃都不夠，還會給我嗎？」

「我沒有給你東西吃？昨天我就給你五粒萬里望花生的！」

「我前天給你一包瓜子，頂大的瓜子，香噴噴的，你從沒有吃過的！」

「我沒有吃過？你胡說！上星期我買的一包，比你的更大！」說着，翹起了拇指。

「誰看見的？你叫他出來說一聲。」

「我不跟你談這些。」

看情形，顯然地，炳順佔了上風，他想乘勝收場，說：「我們來玩耍，要參加的站過來。」

炳明虎起了眼睛，瞪着弟妹們，要他們不跟炳順玩。

炳順說：「四弟、五妹、六妹、七弟，站過來！」這些顯然是炳順的親仗，都站過去了。剩下來的，除了十一、十二兩個雙生的妹妹還小不能參加玩耍以外，就很分明的分成兩個陣營了。炳明這邊是三弟、八弟、九妹、十妹。連上兩個領袖，彼此各有五人，是勢均力敵的。

炳順問：「我們要玩甚麼呢？」

七弟說：「玩嫁新娘。六姐做新娘，我做新郎。」

「呸！誰娶你这个新郎！貪吃鬼，看到人家吃东西就流口水，跟你站在一起就衰！」說着攔着咀巴。

「这是假假的，沒關係哪！」四弟說。

「不娶，不娶，就是不娶！」

「抽籤決定，誰抽到什么就做什么。」炳順說。

这是最公平的，就这样决定了。但六妹显然是不愿意的，她指着七弟說：「希望不会抽到你！」

事情总是这样的巧，倒霉的事，你越怕它越糾纏着你不放，結果是：六妹、七弟就此成为一对了。在「婚礼」进行中，六妹总是攔着咀巴，有时不愿同七弟並排的走，故意加紧脚步，因此，那条長長的头巾就被跟在后面拿它的五妹拉下来了。

炳明他们看在眼里，都掩着咀笑。炳明說：「来，我们也来玩。玩什么呢？」

八弟說：「老样子好了。」

「你是說送葬吧？」三弟问。

「是的。」

这条街，人口密集，因此，每个星期都有結婚或送葬，对这两套，大家都熟悉，因此，孩子们的玩耍，也就依样画葫蘆了。这一家的孩子这样，那一家的孩子也这样，家家的孩子都这样。

「誰娶做死人呢？」炳明问。

「我做！」「我做！」「我做！」大家都爭着娶做「死人」。为什么对做「死人」这样的感到兴趣呢？原来做死人的利益多哪！他可以躺在那辆小车上让人家推，不必跟在后面哭哭啼啼的；有时哭出怪声怪气来，还会给人家取笑；在收殮时，人家还会拿一粒糖塞进他的咀，因此，死人也就成为爭取的对象了。結果也是抽籤决定的。是三弟抽到做死人。他高兴到跳了起来，大家也都异議，因此，葬礼举行了。大哥哭得最起劲，引起了十一、十二两个妹妹吃吃的笑着。

在一个家里，一面結婚，一面送葬，这显然很不協調，真是豈有此理

！炳順認為對方是故意要跟他过不去，於是責問他們了：「为什么当我们举行喜事时，你们却要办理丧事呢？」

「这应当怪你们倒霉。人该死，我们那有办法叫他迟一个时候，等着你们婚礼完毕后才死呢？」炳明說。

「話虽然这么說，但你应知道，这是玩耍的哪，不是真的死。」炳順反駁道。

「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管不了許多。来！我们照旧送葬，哭得大声点！」炳明提高了嗓子說。

綏兰在冲凉房洗衣，听到他们的吵声，意識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但她希望他们都能悬崖勒馬，或者一方認為沒法敌得过人家，因而忍气吞声下桌，因此，她並沒有出来排难解紛。

「叫你不该哭，你偏哭，好！現在我从一算到十，该是你再哭的話，那我们就在武功上見分曉！一，二，三。……九，十！」

炳明他们照旧的哭下去，而且哭得更起劲。炳順忍无可忍了，他捏着拳头，对準炳明的鼻尖一晃，說：「你该死嗎？」

「你以为我怕你嗎？凭你那一点武功，也敢在老夫面前装腔作势，廢話少說，你亮兵刃吧！」

彼此各不相讓，这场打鬥，无法避免了，经过一番準備，彼此各亮了兵刃。炳明的是夺命七星劍，炳順的是追魂青龙刀。其他的人，分別站在自己那一方呐喊助阵。

炳明平举着七星劍，手一翻，对準着炳順的心窩直刺过去，炳順用刀一架，給挡开了，但炳明一变招，炳順的青龙刀过长，沒法封閉，左腰就給割了一劍。炳明往后跳出三步，獠笑着說：「怎样，你受伤不轻了，我看，还是投降吧，识相点好！」

所謂夺命七星劍和追魂青龙刀，就是从夜市買来的木製玩具。所謂受伤，也只是劍割了一下而已。割轻的是轻伤，割重的是重伤，再重点，是致命伤，就失去了抵抗能力，或投降或約定日期再战，这是他们的武林規矩。该是对方不服，那在任何种情形之下，都可以打下去的，到死为止。

当下炳順杀气腾腾的說：「这一点点轻伤，祇得了甚么，老夫内功深厚，已封穴止血了，你不妄誇大海口，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来，看刀！」說着，青龙刀泰山压頂的直劈下去。炳明用剑一封，隨即沿着刀柄削下，炳順的手一鬆，青龙刀跌落地上去了。

炳明还剑入鞘，說：「祇了吧，再打下去，你是沒有希望了！」

「就是我敗在你的手里，也不会投降的。我将去請我的师父下山，来收拾你！」

「你的师父是誰？」

「茅山老祖！他老人家的青龙刀法，是天下一絕！」

「茅山在那里呢？」

「茅山在——大巴窰！」

「大巴窰乘坐巴士去的。等你的师父来了，你已經死在我的手下了。只委我放出一百三十六枚白骨針，你絕對逃不掉。見血封喉，化肉为水，就只剩下一副白骨了！」

这样的步步进逼，再看看对方的人，都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眼前，而自己这一边的都垂头丧气，炳順感到了很孤立，为了維持自己的尊严，於是他想出奇制胜。当下，乘炳明不备，青龙刀横扫过去，这下子成功了，炳明的大腿被重重的一击，着实很痛，於是顧不了許多，衝上前去，拳头雨般似的落在炳順的头上了，最后的一拳是打中了鼻子，血就一滴滴的落下来了。当下，炳順拿出了最后的一招——大哭大闹了。

这下子，緞兰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她放下衣服，跑了出来，一看，抓住了炳明，狠狠的就是一記耳光，炳明也哭起来了。

緞兰气得週身發抖，她一面替炳順擦鼻血，一面对炳明說：「我叫你照顧弟妹，而你却打他，你委死啊！」

「他不顧武林規矩，用刀暗襲，伤我的大腿，我只打他一拳，他就避不过，流鼻血了。这怪他自己武功不行，怎能怪我呢？武林英雄，怎有流鼻血而哭呢？不害羞！」

「你不委太神气，再过十个时辰，我請我的师父来收拾你！」

「你的师父是黑道头子，武林各正大门派都委处死他！」

两个人还不停地吵，媽的尊严受了損，她气得七竅生烟，抓住两人的手，狠狠的一捏，他们大哭起来了。

綬兰又气又恨又伤心，眼淚不禁紛紛的落下，她压下那激动的感情，說：「讀書讀到那兒去呢？成績冊是滿江紅，一天到晚总是什么武林，什么七星劍，什么青龍刀，耒！把那兩枝東西拿過來！」

炳明、炳順都把它交上了，一到手，綬兰想都不想的一折，兩折，三折，四折，因此，支离破碎的奪命七星劍和追魂青龍刀就被丟進垃圾桶去了。接着，她狠狠的說：「此後誰再玩這種東西，誰再聽這種故事，我就把你們殺死，埋在裕廊的武林！」

綬兰又回去洗衣了。這下子耽擱了許多時間，她只得加緊的洗，她催促着自己，快！快！等下還姪士巴殺呢，還姪煮飯煮菜呢，還姪……



幸福的家庭

看看太阳就快下山了，雪秋从学校出来，一眼望去，这条路冷清多了；难怪，今天週末哪！她記起了家，心里盼望着：但愿不像往常那样，有时等车等上一点钟，才轰隆隆的来了一辆。妥快，就得包德士，可是，少說也妥一块钱，爸爸的钱不容易赚啊！想着，想着，她匆匆地朝着车站走。

出乎她意料之外，只站了五分钟，车就来了，且是半新不旧，沒有轰隆隆声响的。搭客也寥寥，好的座位，大都空在那边。一路上只停过四次，少了十分之六，就这么顺利的到达了家那边的车站。

雪秋一进了家，瞧，媽坐在桌边出神，在想什么呢？她一看到雪秋，忙着迎上前去，紧握着女兒的手，笑意到了咀边，又煞住了，好像心里的担忧还放不下似的。一会，才說：

「怎么这样迟才回来？从沒这样的。叫我急死了！」

「媽，排戏本来决定在明天上午，忽然导演說明天不得空，改在今天下午，我沒法通知媽，打电话去爸的公司，爸又不在，我知道媽在等我，我的心也急得妥命呢！」霍地四面瞧瞧，說：「呀，怎么弟弟不見呢？」

「去车站等你呀！……」

雪秋急急地回过头，說：「我去找他！奇怪！我从车站来，怎的沒有看見他呢？」

「也許他跑另一条路，沒關係，他虽然只有十岁，但他机警敏捷，又懂事，沒人能够騙得过他的。」媽这么一說，雪秋又站住了。

「不能大意的。前几天不是有个孩子給人綁去嗎？人心险惡已极，什么事也幹得出来的！」說着，一脚踏出了门，走上几步，弟弟跑跑跳跳地回来了。

「姐姐！我看見你的，我一直喊，你一直走，都沒听見的。姐姐！你在想事情嗎？」

「沒有啊！」

「沒有？……不，一定有的。沒有想事情，怎么会『心不在焉』呢？」側着头瞧着姐姐，視線里充滿着问号。

媽撲嗤地一笑，說：「姐姐一心想着回家，因此，沒有听到你在叫她。」

「这就是了，我沒有猜錯的。想回家就是想事情哪！」他拉着姐姐的手，說：「姐姐，我替你開水，你去冲涼。爸爸就妥回來了，媽的飯菜也煮好了，妥吃飯了！」

「你的肚子餓嗎？」

「不，姐姐，你不妥誤會。四點時媽給我兩塊苏打餅吃，抹上果子醬的，我現在還不餓的。」

媽笑着瞧瞧雪秋，一会，說：「你不了解他的意思，今晚的菜，有一道是他點的，又是他出錢買的，既可口，又富有营养。他說姐姐近來吃不下飯，因此，特地出了錢，點了菜，妥給你開開胃口呢！」

他側着头對着姐姐笑，像是說：吃飯的原因，主妥的就是這一點。他目不轉睛地瞧着，急着妥了解姐姐的反應是怎樣。霍地雪秋抱住了他，兩滴眼淚落在他的前額了。

他抬起頭盡瞧着姐姐，臉上充滿着驚奇的表情，「哇」的哭了出來。

雪秋拿出手帕來，替他揩着眼淚，說：「不妥哭，弟弟，是姐姐不好！」

「姐姐！」眼淚流得更多了，說：「姐姐！我——說——錯了什么？請你告訴我，今后我不再說了！」

「不，你沒有說錯什么。……」

「有的，一定有的；不然，姐姐為什麼伤心呢？」

「姐姐沒有伤心。姐姐對你沒有什麼好處，今年來又罵過你一次，你沒有記恨在心，而是這樣的關心姐姐，姐姐受了感動，眼淚就流下來了。」

「姐姐教我讀書，教我做人，假期帶我去玩，也買東西給我吃，給我玩，姐姐對我的好處多哪！我做錯了事，給姐姐罵是應該的，我那里可以記恨在心呢？像阿光的姐姐就不好了，她只打他，罵他，而不教他，那是什麼姐姐呢？」

媽媽的眼眶也有點紅了，她拉開了兒子，說：「讓姐姐去沖涼吧，爸爸就妥回來了，妥吃飯了，今晚的菜，香呢！」

六時四十分，爸爸回來了，顯然的他有些疲倦，但臉上却堆滿了笑容。一進門，往沙發坐了下去，手里的一包東西，放在身邊，雪秋迎上前去，叫一聲「爸爸」，隨即倒了一杯茶來。弟弟開了風扇，在爸爸的身邊坐下。

「爸爸，您買什麼書呢？」雪秋坐在爸爸身邊，拿起了那書包問。

「是不久前出版的『柳文指要』，又給你買一本『契訶夫短篇小說選』，另外幾本科學故事書，是給弟弟的。」

「爸爸真好！姐姐！請你把書拿給我！」

「等晚上才看吧，妥吃飯了。」爸爸說。

「爸爸還沒有沖涼呢！爸爸沖涼我看書，爸爸沖完涼，我們就吃飯了。」又把咀嚙近爸爸的耳朵，嘀咕了一陣。爸爸連連的點頭微笑。

八時，結束了一天的瑣事，一家四人，坐在一起。爸爸先開口：

「阿秋，會考快到了，你準備得怎樣呢？」

「四年的功課都教完了，又從頭——地測驗過了，還有一次大考，經過這兩次的準備，到會考，就不必妥那麼緊張了。」她從桌上拿來一疊測驗卷子，說：「爸，請您過目一下。」

爸爸一面看一面微笑，最後說：「平啊！你也妥跟姐姐一樣，各科之中，英文較差，八十九分，其他的，都是九十五分以上。秋啊！你會不會感到繁重呢？既有正課，又有課外活動，又妥幫媽做家務，你應付得來嗎？——呢我們每月多花幾十塊錢，請一個女孩子來幫幫忙好嗎？」

「不，不！我做得來。我做任何工作，心情都很愉快的。」

「話雖然這麼說，可是是一個人的精神和時間，到底有限，我生怕你會磨出病來呢！」

「不会的，爸。自从进入中学以后，我用在功课方面的时间和精力都这样的，四年來，我连头痛也没有过呢！事实上，我还有好些时间可以看课外书和帮忙家务呢。只委上课专心听讲，有问题请教老师，立刻解决，在我看来，读书并非难事的。何况我们的老师又帮我们搜集与整理出好些参考资料，解决我们没法解决的问题，像参考书之不完整或根本没法得到。有些文字与内容的理解，许多年以來都是以讹传讹，这个，我们那有办法纠正？现在，我们的老师，都给考证出来了，我们的读书，轻松多了，那有应付不来之理呢？——爸，有一件事，我早想和您商量了。……」

給女兒这么一說，爸爸惊奇起来了。想不到一向沉默，对爸爸唯唯是从的女兒，现在却委对爸爸提意見，而且是早已有了的意見，这个家会有什么演变呢？他心里掠过一阵酸，焦灼异常，问：「是什么事呢？」

「我想今年会考，成績差不多的話，那么，再讀两年高中，就出来工作了。那时候，我已十八岁了，难道我还可以眼睁睁的看着爸爸单独承担起家庭的生活担子吗？」

「孩子，你别这么想，我们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我们不浪费，因此，每月多少还有点储蓄，再过两年，房子的分期付款还清了，那我们每月的剩餘就更多了，够你念大学的。现在你想高中毕业就辍学就业，那一个月再加一百多元的收入，孩子，那是得不偿失的。我打祇将来让你去念医科，我们不想当个医生专向病人括大钱，而是想使病人减轻负担，而且給以許多方便的；这样的医生，是貧病交迫的人急需委的。……」

「我的意思是怕爸爸辛苦。」

「我了解你的意思，这是你的一片孝心，可是，爸爸並沒有老呢！每天上工放工，公司那五层楼，我不坐电梯，都由楼梯上下的，从沒有气喘呢！只这一点，你也就可以知道爸並沒有老的。我再过六年才退休，委是老板肯让我做下去，再两个六年，也沒問題的。家里的事，有你媽在处理，你们姐弟，又都知努力识好歹，我沒有后顧之忧，我的心情，经常愉快，我自己感觉到，越来越年青呢！孩子，你应做成爸爸理想中的那样医生，給爸爸更大的安慰！」他越說声音越洪亮，听得大家都微笑綴上了口边。

雪秋說：「既然这样，那我听爸爸的吩咐就是。不过，呃，爸爸，六年来我在銀行儲蓄了一笔錢，加上利息，有七百元了，爸爸需妥錢的話，請告訴我，我就去拿出来，……」

弟弟搶着說：「我也有一百元，爸爸，我現在就拿給您！」

爸爸不断地搖手，說：「不必，不必！爸爸不是說過嗎？每月還有剩錢呢！」隨即從袋里掏出五十元的鈔票兩張來。「你們看，爸爸也有儲蓄呢！這一百塊錢，給你們姐弟平分，一人五十！」

「不，不！爸爸留着自己用吧！」姐弟同聲的說。

「爸爸沒有什麼用錢的，一个星期十塊錢已經夠了。不然，拿給你們的媽吧！」

「孩子們，你留着你留著，給我做什麼呢？你每月給的家費，我們人少，一家四口，已夠用了。妥是有朋友應酬，袋子里十塊錢，那里夠呢？不妥給人家說客套才好的。有時也妥買書，身上還是多帶一點錢好。」

「每天一到公司，大家都忙著工作，中午這頓飯，大家又習慣於自己付錢，下午放工，又立刻回來，根本就沒有應酬的。」

「錢多放一點在身上，妥用時方便多了，有什麼不好呢？你為什麼這樣固執的？小時候也一定這樣，氣壞了母親的！」

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不然，這五十塊你拿去吧，我身上多放五十得了，這個，不能再修改了！」

「好吧。」太太接過了錢，交給雪秋，說：「秋，你拿去放在櫥里的那個盒子，此後你們誰妥錢用，就去拿吧，鎖匙在抽屜里的。」

「好吧，一百塊錢的辯論，就此結束，你們是正方，我是反方，現在我宣佈：正方勝！」

「那里？還不是五十巴仙對五十巴仙！這場辯論，不分勝負。」太太笑着說。

「辯論一定有勝負，那有講和之理？」兒子不同意了。

「不講和也得講和，事實這樣嘛！——呃，今晚的電視有辯論節目的，是阿秋她們的學校對另一間女中的。」媽媽說。

弟弟快乐到喊了起来：「姐姐，快来看电视的辩论啊！」

雪秋从房里出来，边走边说：「希望我们的学校胜利，不要像爸爸的辩论一样，新作风，有讲和的。」

大家又是笑了一阵，随后雪秋坐在爸爸身边，光平坐在妈妈身边，兴奋地对着电视瞧。



重 逢

刚过正午，馬路旁边的一摊豆浆，顧客很有秩序的排着長龙，其中也有外国人，而且，四面八方，还是源源而来的。

一辆辆的车子经过这里，毫佺例外，大家都向右一瞧，紛紛地說：「生意多好啊！」「那一定是香甜可口的。」「顧客不是傻瓜，他们排長龙晒太阳来買豆浆喝，一定是值得的。」「新加坡的生意，就是一个小販，只妥获得顧客的仗任，也是大有錢賺的。」「这个錢，人家給他賺得心甘情愿，比起那些大登廣告以劣貨騙錢的什么公司，那就有着天淵之別了。」

一辆大型汽车，停在路边，下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女的叫許崇今，男的叫陈一之、李清江，他们刚从外国留学回来，是某机榭的高级職員。

崇今說：「我生来廿四岁，到过許多地方，就沒有看过豆浆生意这样好的！」

「妥不是这样，你这个博士，也就不会特地下车来排队，晒太阳，買豆浆喝了。」清江說。

崇今又說：「其中必有原因，我们非了解一下不可。一之，你是个作家，这个坊面，夠你写篇散文的，你就反映一下吧！」

旁边的一个路人，插咀說：「他每天十点出摊，十二点到一点，工廠、商店，放工吃飯，他的生意最好，二点就收摊了。他每天有一两千人的生意做呢！」

崇今說：「阿伯！他的生意为什么会这样好呢？」

「原因很简单，他的豆浆，好吃，便宜，而用了的杯子，都燙过滾水，洗过清水，然后再用的。」

「这就难怪了，阿伯，你也买他的豆浆喝，是吗？」

「是的。我一喝就是两杯。我宁可少吃半碗饭，空出肚子来喝他的豆浆的。相仪别人也是这样，有一次，那位老的病了，有两天没卖豆浆，许多人都很不好过呢！大家互相询问：几时再卖呢？这就叫做『行行出状元』了。他们做人也很好，碰到贫病交迫的人，他们都自动的给以帮助。提到豆浆阿二，很多人都晓得的。几年来，多了他这位女儿，更是一个难得的助手，生意更加发达了。因此，就有人改称豆浆公主了。她也是高中毕业生呢！」说着，右手一指，崇今顺着指尖看去，怪！是谁呢？看来很面熟的。

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对着她瞧。走到她的面前，尽瞧着。她在收钱，也瞧着崇今，随后一笑，两隻特别的门牙露了出来，崇今衝上前去，紧握着她的手，说：「鸿雪姐姐！原来是你！我多么高兴能见到你啊！我到你以前住的地方找过你，邻人们都说认识，叫我不知如何是好。今天，太好了！我能够见到你，无论如何，你今天非给我请一顿不可！你搬了家，为甚么不写信通知我呢？」

「几年来，为了生活而忙碌，也受到挫折，差点连这生意也没法做下去。一事无成，也惭愧见着过去同学的。有时也买看看书，这一来，就没有时间到外面走动了。但你从外国学成归来，我在报上都看到的，我正为你而祝贺而高兴呢！」

「你还写文章吗？」

「出过一本小说集，不成气候的，很惭愧！」

「赶快送我一本！」

「别急。我留着给你的。一出版，就拿一本，好好的包起来，我们会见面的，就作为重逢的礼物吧。」

「现在就去拿，我的车载你去。」

鸿雪的父母笑着对她瞧。

崇今说：「哎，我们尽谈着，也忘记问你，这两位是伯父伯母吗？」

「是的。」转过头去，说：「爸、妈，这位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崇今妹妹的。」

「应当称做姐姐。」爸說。

「她小我两岁呢！」

「小两岁也得称姐姐的。」

崇今忙着說：「不，就叫名字好了，这样更亲切的。以前在班里，我们是同坐一桌子的。华文老师說我们是一对姐妹，从那时起，我就把她当做是我的姐姐了，我也委称你们做爸、媽呢！」

「这个，不敢当！我们那有这样福气的，呢，阿雪，你請崇今同学到咖啡店吃点东西吧。」

「还有我这两位同事陈先生、李先生，我们是特地来喝您的豆浆的。」

「喝这个，不成敬意，还是去咖啡店好。那边有炒麵，也有炖湯的。」說着，拿了十块钱交给鴻雪。

崇今說：「不，我们委站在这边跟大夥兒一起喝豆浆的。」

「还是到咖啡店好。我把豆浆送去，你们一面喝一面談。你可以和阿雪談談別后的一切呢。」

鴻雪說：「好吧，陈先生、李先生，請！崇今，你跟二位先生先走，我拿豆浆就来。」

「鴻雪小姐，会不会妨碍你的工作呢？我们来打搅你，真不好意思！」一之說。

「不会的。他们几个人应付得来。我也很想和崇今談談，我们像亲姐妹一样的。」

鴻雪一下子就叫来了炒麵、炖湯，加上豆浆，一桌子满满的。她說：「陈先生、李先生，难得請到你们，不委客气，东西叫来了就得吃的。」

他们一面吃一面談。

清江說：「鴻雪小姐，刚才听一位老伯說，令尊得了你这位好助手，生意蒸蒸日上，你真了不起！」

「在我还没参加工作以前，家父已做几年了，基礎打得还好。我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索性就断了那念头，跟着爸爸来卖豆浆了。过去，爸爸是把黃豆压破，浸水去皮，然后磨成豆浆的。吃起来，的确不錯。可是，我認为那层豆皮，含有維他命B，不委它，太可惜了，我坚决主張连

皮而磨，可是吃起来较为生澀，这就引起了顧客的反感，以为我们为了多賺錢，用了次等豆，加上同行的破坏，生意一落千丈了。請想想，我们明明是为了顧客的利益着想，可是顧客却認為我们剝削他們的錢，不買我們的豆漿，对一个初出来做事的我，所受的打击是如何之大啊！可是我並沒有灰心。对的明明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应当想法使顧客了解和信任，因此，我把我从学校生物老师那边得到的有関黃豆的知識告訴大家，再請化学師化驗，証明它的营养价值，揭示在攤上，並說明过去和現在豆漿味道不同的原因，加上以開水冲洗杯子，清潔衛生，又請好些亲戚朋友假裝顧客，排了長龙来買豆漿，过了半个月，生意才逐渐恢復，破坏我们的同行，才消声匿跡，从此，排假龙变成排真龙了。」

一之說：「鴻雪小姐真有办法，現在你成功了。」

「这是一点小手段，不登大雅之堂的。这只是卖豆漿，充口腹，比不上你们有了高深的学问，好服务社会，造福人羣的。」

「不妄說整月整年，就像今天这样的排長龙買豆漿，也就說明你的貢獻是如何之大啊！他们是一天也少不了你的豆漿的，这拿我们的工作表和你一比，我们真太渺小了！」

「謝謝陈先生看得起我这个豆漿小販！」

「不，是豆漿公主！」崇今說。

「这是人家給我起的外号，你也这样叫我！……」

清江忙着說：「这是說明顧客对你的拥護和爱戴。像長城电影公司的明星有大公主一样的，那也是观对她的拥護和爱戴。」

「还有白雪公主呢！」崇今补充着說。

「你才是白雪公主的！」朝着陈、李二位說：「二位先生，我和崇今同班六年，从沒看見她生气的。坦白、誠懇、謙虛、乐於助人……掛一漏万，我对她的認識，不夠全面的，二位先生給我补充一下。」

「重視別人的成就，乐於向人請教。」一之說。

「重情义，这一点，我想，你们两位是一样的，你们的友誼，就建筑在这基礎上，世俗的名利地位，太渺小了！今天，你们重逢的这一幕，使我很受感动，是我一次很好的教育，今后我更应勉励自己，向你们看齐！」

」清江激动地说。

「说实在的，我对崇今，也有些误会，一别八年，见不到她，得不到她的来仗，我就以为她鹏程万里，再也不理我了。不过，有时我也冷静地想想，结论是：崇今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我的好姐姐，不论我在本国，或在国外，我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的。过去我也寄仗给你，但都退回，我心里很难受呢！」说着，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皮包，交给了鸿雪。「姐姐，请你打开来看。」

鸿雪忙着打开它，叫了起来：「相片！是八年前离别时我送你的相片！妹妹，你对我太好了！我早该仗任你的，你是有情有义的人！」

「离别到现在，这相片，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的！」

鸿雪的弟弟送来了一包东西，鸿雪把它交给崇今，说：「这就是委送你的拙作，包在里面，已经三年了。」

崇今忙着撕开包带，那书名就出现在眼前了，三人同时说：

「路！」

这是我自己的路。在升学无力，就业无门的情况下所走出来的路。这条路，我已走了六、七年了。这也需委气力和耐性，总不能永远走下去的。」

「你还有另一条路！」崇今把手中的书拿得高高地，说：「这就是你的另一条路！二十个短篇，十万字，相仗你还有第二集、第三集……不断地出版的！」

陈、李二位，点头微笑。

一时半了，看看豆浆就委收摊了，他们三人站了起来，向鸿雪告辞，崇今说：「姐姐，此后我们多多接触！」

「是的，多多接触！」鸿雪目送着崇今，好一会，才回到自己的摊位。

车下餘生

刮了一阵风，把窗门吹开了，紅藥的爸爸翻个身，不停地咳嗽着。紅藥从房里走了出来，倒一杯开水捧給爸爸，关了窗，之后坐在桌子那边，目不转睛地注視着爸爸。

「爸，您好久沒有咳嗽，怎么今晚又咳了？」說着，現出了忧慮的表情。

「唉！人老了，就像忽晴忽雨的天气一样的，那有把握不咳嗽呢！要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还大有作为呢。如今只好歇在家里了！……」尽瞧着断了的右脚。

紅藥的鼻子衝上一阵酸，看看就委掉眼淚了，但她終於控制住了，她也懊悔刚才的忧慮表情，引起了爸爸的悲觀。

她說：「爸，您为甚么又悲觀呢？您不是常常說『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嗎？」

「情况不同哪。那是四年前的雄心壮志，如今那里办得到呢！失去了右腿，加上风湿，天气一转变，週身便刺痛；想甚么，做甚么，都办不到。你想，我的身体，还有用处嗎？」

弟弟济賢也从房里出来，衝口便說：「这全是那駕车撞伤爸爸的人造成的，爸爸！我们为什么不报仇呢？」

「他撞倒爸爸以后，头也不回的揚長而去，我连人都沒有看清楚呢。只知道是一辆紅色跑车，从对面我也似地衝来，我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幸虧淡如伯从那边经过，才电召救护车送进医院去；不然，流血过多，你们現在还会有爸爸嗎？所以，你们要知道，淡如伯是我们的大恩人，将来有发达的一天，一定委大大地报答的！」

說着不断地咳嗽，一时喘不过气来。紅藥忙着上前扶住了他。爸爸的

消瘦的臉正对着濟賢，濟賢像是看出了什麼，撲到爸爸的懷裡，「哇」的哭了出來，之後，哽咽着，抽噎着。好一會，才抬起頭來，瞧着爸爸說：

「爸爸！您永遠的和我們在一起！……在一起！……媽啊！」

紅蕖的淚珠，不斷地落下，她咬着嘴唇，拉開了弟弟，說：「不要使爸爸傷心，回房裡去吧！」

「姐姐！……」他一肚子的悲傷，千萬種的感懷，一時不知如何表達出來，但相依為命的爸爸和姐姐，卻能了解他的。

紅蕖說：「堅強一點吧！人家把不幸的事情強加在我們身上；害了爸爸，害了我們全家，死的死了，活的就過着這樣非人的生活，而他卻逍遙法外，照舊駕快車，顯威風，我們妥諒社會人士，了解我們目前的處境，一同譴責，聲援我們的控訴！」她越說越激動，在屋子裡團團地轉。

爸爸卻壓下了那悲憤的感情，溫和地說：「算了罷，過去的事別提了，提了只傷自己的心，有害無益呢！」

「爸爸的殘廢，媽媽的忧伤去世，幾年來，我們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生不生。死不死：這些賬，全妥記在那人的身上！可是，他卻逍遙法外！道德，道德何在呢？……」

「這種人不少呢，這是社會風氣造成的。一個人有了汽車，便可以在馬路上橫衝直撞，輾傷了人輾死了人不認賬，更有多少人的汽車在路上噴黑煙，把空氣弄脏了，而汽車的購置，卻越來越受到了鼓勵，以為汽車越多越可以說明生活水準之提高，加上道德的敗壞，因此，多少犯罪的勾當，都通過汽車而產生，多少有用的生命，都在車輪底下而喪失！……」

忽然傳來了幾下敲門聲，經驗告訴他們，這是淡如伯在敲的。開了門，一點也不錯，淡如伯提着兩包東西進來了，說：「我知道你們還沒睡的，抄賬回來，順便買了兩包粿條麵，來！我們一起吃！阿賢，你去拿筷子。」

紅蕖的爸爸，忙着下了牀，說：「老兄，怎麼可以呢！您對我有救命之恩，幾年來，又屢次的幫助我們，米來，油來，菜來！我怎過意得去呢！」

「客氣什麼！我們老兄老弟，就像一家人，大家圍上來，不要客氣！」

「我们不曉得该怎么报答您才好。」

「不該說这些吧。在这里，我都没有亲属，自己一个人，每月收入三百元，都用不完呢。十年来，我们做了邻居，彼此合得来，就像兄弟一样的。过去您还不是請我吃这个，吃那个嗎？逢年过节，我还不是在您家欢渡嗎？这些，我们那里记得清呢？以后千万别提这些的。」

济賢拿来了筷子，隨即躲进房里去，紅蕖也站在另一边。她想起过去爸爸在某公司当書記时，媽还健在，那时候，每月的收入也是用不完的，媽每次出街，都为她们着想，吃的、用的、穿的，買这个，添那个，各有一份的。她曾經反对，說爸媽应当吃得更好，用得更好，穿得更好的，但媽却不同意，說她们已經享受了几十年，如今应当輪到兒女来享受了。甚至說，做爸媽的若不能讓孩子們过着更好的生活，那就不該生养。妥是她多一句解釋，媽便把她喝住了。她了解，那是媽对她们姐弟的一份深厚的爱，有时她感动到躲在房里掉眼淚。

她朝着桌子瞧，这桌子，虽然已过时，但在十多年前，却是高貴的桌子，玻璃櫥里的那些小摆设，也是精神上的享受，如今却只能靠救濟金和爸爸給人家釘包紮来維持起碼的生活，有时还有这样沒那样，有那个沒这个，甚至於三餐不繼也常有的事，十年前后的一切，就这么写下了她家的滄桑史。

她呆呆地站着，淡如伯已發現了这，說：「阿蕖！快点围上坐，还有阿賢，也快來吃吧，跟阿伯客气甚么呢！」

爸爸也開口了：「阿伯的話听到了嗎？快來吃，不該讓阿伯等着。」

济賢、紅蕖这才羞澀地走來，大家各有心事的吃着，一时很靜寂。

「老兄，阿蕖几次吵着妥停学就业，我都不答应。今年中三，明年中四，几年来成績都很好，这样的中途停学，实在可惜。我知道，她是妥減輕我的負担，可是她年紀輕輕，前途妥紧，我实在不能同意她的想法，現在請您也給她開導開導。」

淡如伯放下筷子，瞧着紅蕖說：「阿蕖，你爸爸說的很对，你妥听他的話。現在，文凭多重妥啊！你应当拥有這張文凭。我相仗，你的成績一定好的，那么，你的文凭就更有用了。人家徵聘職員，都妥看文凭，我们

不重視文凭，起得了什么作用呢？念完中四，再念高中，高中毕业，就好了。」

「阿伯，这个絕么可能！念完中四，已經很勉強了，还么念高中！实在的，爸爸太辛苦了，他每天替人釘包帚，一千張工錢八角，爸爸每天釘两千張，夠他受了。而我的功課繁重，回来后洗衣煮飯，也沒有时间帮爸爸的忙，因此，我想停学就业，爸爸不必再釘包帚了，好讓爸爸有时间休息休息。」

「我很了解你，你是个孝順的孩子，可是，你中四毕业或者高中毕业，有了相当的職業，那你对爸爸的帮忙就更大了，你的爸爸会更高兴的。——呢，你求学的費用，是不是很有问题？」

「这倒不是。我是免費生，每月我投稿，平均也有二十块钱的收入，这个作为車費零用，已有餘了。我打算就业，完全是不忍心看到爸爸之受折磨的。」

吃完了麵，姐弟回到房里去了。

淡如伯先開口：「老弟，你的处境，我很同情，在孩子们面前，我不说什么，怕引起他们的悲伤。你也不应太操劳，么保重身体。孩子们都小，很需么你精神上的支持。我一向認為你过去有了儲蓄，因此，並沒有尽了朋友更大的責任，如今才知道你很困难，今后我将多尽一点力，希望你么么見怪。」

「这怎么可以呢！几年来，拖累你难道还不够嗎？我既然命該如此，就讓我自己么忍受好了。唉！过去的壮志雄心，如今煙消云散了！人生至此，还有什么話說呢？但是，一想起了孩子，我又么鼓起勇气活下去了！」

「这才对的。从今以后，我决定么分担你的困难，分担你的痛苦。你没有賭馬，沒有賭万字票，沒有进酒吧，你的困难和痛苦，是那駕車把你撞伤的人一手造成的。你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孩子，对得起亲友，对得起世人！么是亲友不对你伸出援助之手，那你有了亲友又有甚么用呢？那是亲友对不起你，那亲友也是么情么义的了！」

「你有所不知，隔几间的那两个三姑六婆，去年曾經找我几次，說她

们喜欢阿藻，特来替兒子求亲的。去年阿藻只十五岁，你想，那里可以呢！就给我婉拒了。她们心里非常不高兴，此后，我短流长，就是你的帮助，也给她们说了一大堆呢！……」

「岂有此理，不委理她！」

「唉，人言可畏呀！」

「到底说我甚么呢？」

「不是说您，而是说我。说她们那头亲事做得成，可以无忧无虑，而我却委拒绝，宁愿给人家施舍，还有……」

「为甚么那样的没有人性呢！你这样的遭遇，不给同情，已经不算是人了，还委说出那些难听的话！这地方既然环境不好，那你应搬走才对。」

「这个没有这么简单。一来委搬到甚么地方去呢？二来孩子们的学校离此较近，三来也许新环境比这里更坏。想来想去，终于忍受着住下来了。」

「呃，我们合起来去申请二房一厅的组屋，我们在一起，彼此可以互相照顾，不更好吗？」

「是你照顾我们，不是我们照顾你的。」

「不是这么说，我一个人，经常很寂寞的，尤其逢年过节，更是百感交集，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就像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我精神上得到的安慰，就不是金钱所能买得到的。如果委避免三姑六婆之类的人说闲话，那么，我们就结拜为兄弟吧！你的意思怎样呢？」

「我吧？那敢有这样的盼望，不过——太好了！」说着，激动到有点颤抖，他站了起来，紧握着淡如伯的手，尽瞧着，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眼睛已落下了两滴眼淚了。

「不委再说什么了，一言为定，我是哥哥，你是弟弟，搬家以后，就以兄弟相称呼，侄儿侄女，至少念完高中，你也不必给人家钉包了，你继续写旧诗，将来出版了诗集，给儿女们留个纪念吧！」

「哥哥！请受弟弟一拜！」他忘了他只剩下一条腿，就委跪了下去。

淡如伯忙着扶住了他，说：「时代不同了，你还委行这样的旧礼！」

兩人推諉了一会，紅蕖、濟賢，聞聲走了出來。

爸爸忙着說：「快來拜見伯父！」

他們楞了一下，終於跑上前去，深深地一鞠躬，說：「伯父！」

八隻眼睛相互地瞧着，彼此都掠過一陣強烈的親切感。之後，微笑綴上了口邊。多少日子以來的陰影消失了，一切陳旧的用具，好像蒙上了一層光輝。他們在那不完美的現實里，在那非人的生活中——新生了！



牙齿的故事

成刚今年六十三岁了。一般说来，上了年纪的人，无可避免的齿危髮秃了；这个，我们的主角，也不能例外，可是，其他的，却不落人之后；声音洪亮，健步如飞。他一天照镜子十多次；他拿两面镜子，上下前后左右的照他十五分钟，往后，心里开了花，想：我没有老呢！头髮稀疏，这是好现象，也许就发横财了，你看，那些洋行、公司的经理、主任，就有很多是秃顶的。为了给自己的秃顶有个名堂，因此，他叫它做「土庫头」土庫头的人，住的是洋楼，吃的是美味，出入有汽车代步。看相的人说过，我也有这么一天的。就凭这点预言，他的心情愉快，身体发福了。

他最担心的是牙齿，这是一目了然的地方。现在 he 只剩下前面那几隻在支撑门面了，里面是空空洞洞的。这点秘密，除了他那几十年的老伴儿而外，是谁也不知道的。参加宴会时，他专门检那又软又烂的东西吃。有一次，有个女人同席，为了虚张他的牙齿齐全，特地检一条炸蚰吃。到了嘴里，设法把它嚼碎，胡乱的把它翻转了几下，企图把它吞下去，糟了！炸蚰塞在喉咙了！他强自镇定，一会，霍地心血来潮，喝下一大口啤酒，把炸蚰浸湿浸软，用力一压，才吞了下去。他捏了一把汗，总算平安了；要不，就得进医院施手术了。虽然危险，他却获得了经验，他这么肯定着：硬东西尽管吃，吞下去也没问题。

就因为这事，在另一次宴会上，也许是太自仗，也许是判断错误，他同样的检一条炸蚰吃，这一次，出了乱子了！它横在喉头，进退不得，喝了两口啤酒，照旧横在那边，他心一急，匆匆地跑到厕所去，用指头向喉咙一挖两挖，吐了出来，这才松了一口气，回到席上去，等着吃那最容易吞下去的最后一道菜杏仁豆腐了。

他最担心的前面那几只牙齿，终于出乱子了！一个晚上，八时起，隐

隐作痛，九时以后，痛得没法忍受，吃了止痛药，贴了止痛膏，才减轻了一点，但还睡不着，十二时过后，吞下两片安神药片，这才勉强的度过这个晚上。天亮了，一摸，肿了！对着镜子瞧，很自然的使他想起了他最崇拜的『西遊記』里的猪八戒了。为了防患未然，为了一劳永逸，他下决心：就此拔它一个精光！

我们的主角，說做就做，当天下午，就找牙医去。经过牙医的再三劝告，他才接受，分三天把它拔完。

他放心了，只在家里躲它二、三十天，装上假牙，就可以照旧的在酒吧、在馬坊、在宴会出现了，也可以在社团的紀念会上演說了。

躲在家里这期间，他吩咐他最合作的兒子，若有电话来，就告诉他：「头家到日本遊历去，一月后才会回来。」

提起他的店，也有交代一下的必妥。那是只有一丈見方的一间什貨店，卖的东西有：白米一包，白糖半包，牛奶十罐，风筝十个，其他什貨店应卖的东西，他也有的，但多的是一打，少的只半打，有的已发霉，有的給老鼠吃去一角，而茶叶和鹹魚头挂在一起，峇拉煎放在白糖的上面。他的确懂得生意的竅门，罐头虽少，但他把它拉网来摆着，罐和罐之间的距离很大，就像体操时两手向左右平举，然后放下末站着一样的。他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明他的店为什么只有这些貨品的。

他說：「我们是批發商，不是零售商，摆在这边的只是样品罢了。你妥什么，我们就有什么，你妥多少，我们就有多少。你的貨单一来，留下地址，我立刻叫苦力去貨倉拿出来送去。」

他說的「貨倉」，事实是别人开的二盤商、三盤商。有时他也出了醜，那是某种貨品很吃香，末貨已缺，搶購一空，但他还蒙在鼓里，当人家找上他时，他却一口答应下来，說妥叫「苦力」去办理。但他的「苦力」找了很多二盤商、三盤商都找不到，他这才清醒过来，只好向顧客道歉，並且大罵「管棧」的，說「棧」里的存貨，他没有好好的作报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的人讨厌听他那虛構的故事，一笑走了。他虽然了解一笑的深意，但他却裝傻，也陪人家一笑，这场交易，也就敷衍过去了。

現在倒回来繼續談談我们主角的牙齿吧。

一个月过去了，他装上两排假牙，看上去，年青了几岁。他非常高兴，对着鏡子自我欣赏了一个钟头，他微笑着好几次，心里說：「整齐、潔白、多美啊！」

一天，他店里的收入，一共五十块钱，他全都放进口袋里去。他决定今晚要去会他那一月不見的心。心，就是「我的心呀」的爱称，是他看电影学来的。

他决定在酒吧歇到灯亮，再帶她去消夜，去看半夜坊，最后去俱乐部。这在别人，五十块钱是不夠的，但他有說不完的甜言蜜語，她听膩了，为了摆脱他的糾纏，常是給他佔些便宜，反正这种關係不久就结束，祇了吧。

一进酒吧，活躍起来了，一下子拉着这个吧女談談，一下子拉着那个吧女說說，滿坊飛，最后，拉着心坐上桌，喝酒胡闹了。

自始至終，心对一月来他所謂的前往日本遊历的事，都沒问起，这使他鬆了一口气，但另一方面却不好受，心里想：这必有緣故的，是不是那些吧友去搶去心而在她的面前告密？两年来，他花在她身上的錢，怕有一万吧，去不，一个漂亮的二十岁吧女，怎肯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打得火热呢？但几月来，在她的眼中，这老头子大有不同，手头紧多了，不过，菜头去斩老的，来得容易。你說他的錢来源怎样嗎？这可管不了許多！标会来的錢也好，借高利貸来的錢也好，騙取老太婆来的錢也好，只去能夠到手，她同样心安理得的把它存到銀行去。她不是白拿人家的錢，是滿足了人家的要求而得到的代价。两年来，像她这样优越的条件，只拿他一万不到，能祇多嗎？

看完半夜坊，赶到俱乐部去，只剩看门的阿嬌一个，正好！他乐开了，闖起房门，就去施展他的慣技了。可是他發見了心蹙着眉头，記憶喚醒了他，於是，赶快去冲凉了。

十五分钟过后，他回到房里，急急地去这样去那样，但她却很冷淡，他想，单方面的热烈，而对方是勉强的接受，这是沒有兴趣的，於是看风转舵，决定以退为进了。

他安心教他跳舞，最近他有新計劃，决定發展到舞廳去。他经常这么

想，我中了四十万馬票，那时，酒吧、舞廳、按摩院、夜总会，一天二十四小时，玩它一个不亦乐乎！現在，除了这些而外，更想着今晚如何来使它一刻值千金。他大动脑筋，跳起舞来便不断地踏着心的脚了。讨厌！她霍地停下来，不再教了，而且罵他为「馬面」。

这是针对他的臉而起的新外号，这个，他乐意的接受。馬給他是有好感的，買馬票，上馬坊，他每星期都等着这些日子的到来。馬是为人所崇拜的，像千里馬，八駿馬，这多么了不起啊！有多少人姓馬姓司馬的，而画家画馬，雕刻家刻馬，还有玉馬，瓷馬，木馬，以及其他天曉得的什么馬，总之，都是好的。何况他又把前程寄托在馬身上，不是么？中了四十万元馬票，前程还不光明么？当下，他說：「你真会起名字！馬面，或者馬，真好！勃加达万专！渣打山万专！西方产业、头条新闻、比较好、水晶塔（以上都是馬名）万专！馬面万专，万万专！」提到馬，他的兴趣更濃了。

她掩着咀笑，他看出她的心情开朗，也高兴了，他妥确保这气氛，而且把它推向高潮，当下，他建議妥做馬在地上跑，叫她騎在他背上，妥他跑得快，就多打几下。她認為这是个新花样，不妨試一試。她一騎上去，便接二连三的打下去，他越跑越快，起初两圈，还有馬的样子，到了第三圈、第四圈，就乱跑起来了，最后，他假装馬失前蹄，翻个身，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了。她冷不防的有这一着，也跌在他的身边了。他抱着她开怀大笑，这一来，两排假牙，失去控制，都落在她的臉上了。他赶快拾了起来，塞进咀里去。但她的臉上立刻出現了許多物事：飯粒、魚肉、鹹菜絲、蒜絨醋，加上口水、痰块，她的鼻子，咀巴，都沾上了，眼睛也有一隻睜不闭来，臉上的脂粉，十之五、六給弄湿脫掉了，看上去就像生了一块块牛皮癬似的。最糟的是，其味玄穷；她无法控制，刚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这，恰恰落在他的胸前，那衣服，一塌糊塗了。她这才气平了一些，忙着擦掉臉上那些物事，但还罵道：「你这老猪哥！」

「你吐到我滿身这么脏，还罵我！」

「你假装跌倒，有計劃的玩弄我，你又把我的假髮抓下来，玩也不是这个样子，我恨你！你週身臭得妥命，老猪哥！」

「你又罵我！」

「罵你就罵你！你委怎么样？」

「你再罵！」說着，虎起了眼睛。本來，說我們的主角是豬哥，他是不会生氣的，因為豬哥那樣的生活，他是十分羨慕的，他希望來世會轉生為豬哥，只是豬哥上面加一個「老」字，這可就不行了！豬哥一老，什么都完了，我們的主角，是不愿意有那樣下場的。他想起了兩年來的關係，花那麼多的錢在她身上，如今却毫不留情的罵他，這女子，真是的！他一下子也想不起怎樣對付她，但心有不甘，當下，重複了一句：「你再罵！」

「再罵就再罵！老豬哥，老豬哥，老豬哥！」

他氣到週身在發抖，想用諷刺，刺激的話來使她就範，跨前兩步，說：「錢啦，委嗎？」隨即得意地拿出二十塊錢委給她。

她搶了過來，把它撕成粉碎，撒落在地上，她舒了一口氣，得意地哈哈大笑著。

「假清高！二十塊錢你就撕掉，委是兩百呢，那可笑着收進皮包了，我委什麼，也都給了。」說着，癡笑了一會。

「不見得！你委不委拿兩百塊錢出來試試看？委是今晚手頭不方便，那麼，明晚再來吧。」

現在他的袋子里只有十多塊錢，跟她硬下去吧，不行，會給她逼得當場而出醜；軟吧，情況會更悲慘，但我們的主角，心靈口快，當下，說：「拿別人家的鈔票去撕，只有你才做得出，真叫我佩服！」

「这下子不委撕，你只拿在手里讓我見識見識就行。」

「你凭什么權力來檢查我袋子里的錢？」

「不是委檢查，而是委見識見識。你以前不是喜歡拿鈔票出來祇給人家看嗎？為什麼近來沒有這個節目呢？是不是手頭緊？明天委去標會呢？不過，一百頭的會標二十，沒有希望的，你还是死了這條心，另想辦法的好！」每一句話就像一把尖刀向他的心挖。

「你管我的錢是標會來的，還是別的方法來的，反正我有錢就能買到的一切，你想想吧，我說的是不是事實？」

「那是過去受你的欺騙，祇我有眼玄珠，現在，你別作夢了！」

「不找我，去找別人，還不是一樣的出賣？零沽批發，任人選擇。我高興看到你一個又一個的換下去！」向她擰笑着，一會，讓上面那排假牙一鬆，像妥掉下來，然后用舌頭一頂，下齒一咬，使它恢復原狀；他這樣的重複了几次，看看她並沒有明顯的反應，索性把兩排都拿下來，在手里玩弄着。

她看到了這，又妥吐了，趕快轉過臉去，狠狠的說：「你這個卑鄙下流的东西！你欺人太甚，你不得好死！」

他又擰笑了一陣，擺出勝利的姿態，說：「末末末，我的心呀！這十塊錢給你，我們末親熱一下！」

「呸，臭得妥死！」

「十塊錢嫌少吧？不，兩年前，當然不只這個價錢，現在，夠了，沒法再抬高了。你跟我出賣，目的就是錢嘛，那里可以空手回去呢！你的媽咪放過你會嗎？」

「呸，你睜開狗眼看看吧！」隨即拿出六張一百元的鈔票，在他的面前晃一晃。

這突如其來，出乎我們主角意料之外的一幕，使他難以下台，現出了一副尷尬相，那馬面，越來越長了。

「末末末，你在我面前跪下，我給你四百塊錢！」提到四百塊錢，他的臉上現出笑容了。想：這四百塊錢到手，明天不必標會了，那些會頭，都是眼睛大、拳頭大、聲音大的傢伙，會期一到，絕不寬限，死會一多，非跳樓不可的。現在跪了一下，就有四百塊錢，至少可以輕鬆十天，明天不但不必標會，而兩份死會，也有辦法应付，還可以去馬坊，上酒吧，進按摩院，那，實在太好了！至於跪呢，兩年前，為了妥使她獻出貞操，已跪過她一次了，現在再跪一次，又有甚麼關係，反正沒有其他的人看到的。

他盡想着這些，就妥接受了，可是她又提高嗓子：「末，跪一下，四百塊錢！」

聲音太大，他怕給外頭的阿嬈聽到，因此，又遲疑下來了。

「不妥就罷。」說着，轉個身，推門出去了。

看管屋子的阿嬌，生怕他們真的鬧翻了，此後少了一筆外快，忙著上前拉住她，說：「小姐，祇了吧，大家認識這麼久了。」

「你有所不知，他欺人太甚，叫人忍氣可忍。你別拉住我。」說著，把一張二十五塊錢的鈔票塞在阿嬌手里，便一直的走。這時，她感到非常痛快，幾年來所受的凌辱、委屈，只因一念之差，如今，這些混賬，再別以為金錢萬能，可以為所欲為了。想到這裡，過去那一切，都給她一腳踢開，一刀斬斷，她有了新的決定了。到了門口，她叫了一輛德士，回去了。

我們的主角，呆呆地站着，好一會，才拿出五塊錢交給阿嬌，叫她收拾房間，他也回去了。

到了家，他的老伴兒看到他遍身一塌糊塗，問道：「你吐了！是怎麼一回事的？」

「今晚去參加朋友的結婚宴會，坐在我身邊的一個人喝醉了，就吐到我如此這般的。」

他沖洗去了；邊洗邊想，再去酒吧找她，跟她和好，她有很多錢呢！」

從隔天起，他找她好幾次，都見不到她，別的吧女都不理他。他陪笑臉，拉着人便問，其中的一個，冷冷地說：「她不幹了。」

一月後，他從某書店經過，看見她在那邊當店員了。

教 訓

週末，十一時，測驗剛剛結束，走廊上三五成羣的男女同學，大家捧着課本，聚精會神地在對照着答案。

李祖奇最後離開課室，他立刻把測驗的事撇在腦後。答案對不對，他一片模糊。昨晚根本就沒有準備，跟着新近認識的女朋友去看戲，然後去逛百貨公司，又去海濱談心，回到家里已經一點了，一躺下便睡，到今早七時一刻才醒來，胡亂地洗漱一下，便到學校來了。

袁一飛迎着他問：「祖奇，第三題你寫了整整的一面，是怎樣回答的？」

「這個，恕不奉告！」他所作的答案，雖然記得很牢，可是，到底有幾分之幾的正確，這却不知道。那一題是有關初唐四傑的，他毫不含糊的寫出了四個名字：魯迅、茅盾、屈原、司馬遷。這四個人是不是初唐四傑呢？他想：也許有一兩個是對的。他又把寶娥冤說是魯迅的代表作，又把柳永的作風，說是寶娥冤的特色，再把他所知道的一點一滴，東拉西扯的寫了出來。有一次，他竟糊里糊塗的在測驗卷上寫着：「親愛的，你是我的心呀！」這不是他故意耍搗蛋，事實是昨晚他跟女朋友去看半夜場，測驗時正在打瞌睡，神遊於昨晚的坊景之中，因此，也就寫出夢話來了，又急着要赴約會，匆匆地交上去，就成為同學們聊天時的好資料了。後來，好事的同學贈他一首詩：「皇家山下記分明，昨宵我我又卿卿；何如偏作白日夢，測驗卷上訴衷情。」

他轉來轉去，同學們都在討論測驗的事情，他很掃興，大聲喊道：「你們都是分數豬！測驗過後禱了，何必再三地講！難得週末到來，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來，昭昭！我請你看戲！」

「沒有興趣！」冷冷地。

「不然，香谷一起去。」

搖搖頭，現出很厭惡的樣子。

「你去，昭昭也會去，你們是兩個死黨。」

昭昭和香谷看也不看的走到那邊去了。

「沒有辦法，人家等下妥和林庆拍拖去，難怪現在不肯賞臉的。」自言自語道。

「喂，你不妥拉扯上我，我就妥回家了，那里妥拍拖去？」林庆氣到臉孔一陣青一陣紅。

「哎呀，客氣什麼！上星期六我就看見你和香谷一同在車站等車的。」

「那是偶然的，她去后港，我去大巴窰，各走各的路，你為什麼亂猜亂講呢？而且，香谷是勤勉的同學，她很少去玩，等下就回家去看書，對待生活嚴肅的同學，你更不能胡說八道的！」

「多厲害！以退為進，你的手腕實在高明，我真的比不上！」

袁方岳搶前一步，說：「祖奇，每個星期六，你總不肯回去，在這裡囁嚅嚅嚅的。多講有什麼用呢？還是到外頭去動別的腦筋好，不用在這裡空費口舌了。」

「我的紅鈔票難道沒有價值，請不到人，而你的藍鈔票卻能請人吃綠豆湯，告訴大家……綠豆湯吃多了肚子會脹的，脹破了，可沒保險的！」得意地笑着。

那邊的女同學，聽出話中有刺，厭惡地下樓去了。

楊濟之手里拿着一個大包，边走边吃，從樓下走上來。

祖奇看到了他，笑到眼睛只剩下一條縫，他先向濟之手里的大包咬了一口，大嚼起來，然後說道：「你來得正好！來，評個理，我妥請昭昭她們看戲，不去也就罷了，可是他們（指着林庆他們）却都圍攻着我，這關他們什麼事呢？」

「你只說了一半，是你先拉上我們，不然，我們就沒有閑工夫來管你的事。告訴你：我們管不管，都沒關係，你一樣的請不到人！」

「我的鈔票不是錢嗎？」

「当然是錢，只是請不到人。你以为有錢，人家就一定妥跟着你走嗎？」

「济之！你妥跟着我走，給我請嗎？」

「当然妥的。看你妥上酒楼，去游泳，抽……哎，还是不妥講好，此外是看电影，逛百貨公司，吃冰淇淋，都給你請的。呢，你袋子里到底有多少錢呢？」

「包你吃不完，用不完！」

「拿出来給林庆他们見識見識吧！」

「也好。」隨即掏出五張的紅鈔票，一再地祿着，滿是得意的表情。

「来，拿兩張放在我的袋子里，等下由我做东。」

「这叫慷他人之慨！」許惠說。

他在吃包，济之給他这么一說，心有不甘，用右手封住屁股，放个屁，抓了一把，出其不意的拿到許惠的咀边一放，这一来，他再也吃不下，跑到厕所去，全吐出来了。

林庆他们不約而同的說：「多么下流！」

祖奇、济之胜利地哈哈大笑，好一会，济之說：「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誰叫你多咀呢？我楊济之豈是可以給人家諷刺的！这只是給点小小的顏色，再不認相，叫你死玄葬身之地！」

「黑社会人物！」一我低声的說，其他的点点头。

为了不愿多惹是非，大家紛紛的离開这里了。

祖奇、济之相視一笑，胜利的喜悅，掠过了他们的心，但当發現眼前一片靜寂时，他们又有反感了，以为大家都妥冷落他们。

祖奇憤憤地說：「豈有此理！他们太小看我们了。不給他们点顏色看，他们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

「晚上叫阿二帶几个人把他们結結实实的揍一頓 此后在学校，我们就是大哥、二哥，不怕他们不来孝敬我们了。」

「啊！你想做大哥！」祖奇圓睜着眼睛。在黑社会的地位，他和济之是不相上下的，而他的经济力量，又远远地强过济之，因此，在学校，他必須确保着發号施令的地位，当下听到济之提起「大哥、二哥」而没有肯

定是誰時，他就焦急起來了。

「我們自己妥火併了！」側著頭瞧，一會，說：「不妥這樣！誰做大哥都可以。我們不能鬧翻，一鬧翻，我們在学校里就站不住腳了。」

祖奇盡想着，他還有些顧忌，但不曉得怎樣說才好。

濟之進一步的分析：「我們一有意見，內心就會感到寂寞、痛苦、孤立無助，表面化以後，情形就非常之糟了，誰都會瞧不起我們，都會凌辱我們，我們就無容身之地了。你仔細地想想，你就會同意我的說法。而且，在經濟上，你給我很大的支持，我非常的感激，那會跟你爭做大哥呢？」

「你說的對，我們妥攜手合作，永遠不能鬧翻的！」說着，伸出手來緊握着濟之的手。

濟之說：「他們都走了，來，我們也走！」

「去那兒呢？」

「去吃去玩去看戲，樂他一個下午！晚上再去參加阿貴的生日午會。」

「不，這個人我很討厭！他喜歡裝成小丑說笑話，自以為很有趣，其實人家聽了就妥吐。又喜歡車大炮，說他會唱歌會音樂，都是第一流的。可是真的請他唱，他却一句也唱不出。常常妥我跟他去新山看成人電影，每次都妥我出錢，我不參加他的午會！」

「不，對我們來說，也是少不了他的。打起架來，他一個抵得上幾個，越打越起勁，我們妥利用他打頭陣，因此，就是吃虧點，也妥跟他建立關係的。」

「我有時實在受不了。」

「我們妥衡量輕重，不能誤了大事。」

祖奇妥話可說，一時很靜寂。濟之不諛機會輕易消失，想起了吃，他就不斷地倒嚥着口水。他的胃口特別好，沙爹、羅惹、炒麵、云吞、蕉水，一路上看到什麼就吃什麼，妥請他，至少妥花五塊錢，才能使他滿足的。他是窮人兒子，沒錢應酬，故此，少有朋友。而祖奇是富家子弟，他之參加私會黨，是濟之促成的。起初他糾集黨羽，製造事件，到處都对祖奇

不利，然后挺身而出，保護祖奇，他不知就里，就这么的成为他们的一員了。两年来，由于祖奇摸熟了他们的竅门，手头又阔，便得到了很多人的拥護，到现在，济之也不能不諛他五分了。另方面也是妥利用祖奇的錢来滿足自己的物質要求，因此，就是迁就他也罢了所謂了。

当下，济之催促着祖奇：「走吧，十二点出头了！」

「这些書怎么办？」

「丢在課室里得了，帶这些东西在身边，多杀风景啊！」

到了楼下，男同学都跑光了，只有昭昭她们还跟着老师談測驗，祖奇他们一看到，心又闹花了。他们躲了起来，直到她们走到了校门口，才紧紧地跟上去。

「昭昭，你们到那兒去呢？你们几个在一起走，会受人欺負的，讓我們送你们去好嗎？」祖奇說。

「对啊！那边的阿二最坏蛋，专门作弄女子的，有我们在，他就不敢了。」济之补充着。

「念小学时，我们都在一起的，你们还妥我請呢！为什么到了中学，你们的心就变了！你们不能听人家搬弄是非挑撥离间的。你们看，这是我们过去在一起拍的照片。」虽然这么說，但並不拿給他們看，是真是假，谁从知道。

他们加紧脚步，跟了上去，昭昭她们头也不回，走得更快，希望妥搭的车馬上到来，一上去，就暂时可以摆脱糾纏了。

香谷說「为什么这样臭呢！人家不理他，还是厚着臉皮死跟着，真是丢他父母亲的臉！」

衍兰說：「和这种人同学，真衰！他们为什么不去跟別的女同学呢？真讨厌！」

「你以为沒有嗎？跟过很多人了。但她们都不理他，換了又換，現在又找上我們了！」昭昭說。

「对付这种人，不和他說話，無論他怎樣的裝小丑說笑話，都不妥看他，不妥說他，不妥笑他，不妥罵他，只管走！」香谷說。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倒霉呢？」衍兰說。

「不只我們，會有更多的人倒霉的。過去已經很多了，未來會更多的。這兩個魔鬼，要是會給雷劈死，那我提議，女同學們來個大大的慶祝！」昭昭說。

「怎樣呢？昭昭，不妄這樣驕傲的！」

聲音越來越大，她們不約而同的回頭去，一看，糟了，快給他們追上了。

昭昭說：「走快一點，到車站那邊，他們就不敢這樣放肆了。」

「哈哈！跑得快，有什麼用呢？」兩人的聲音。

當下，已能聽到他們的腳步聲了。

衍蘭焦灼起來了，說：「怎麼辦呢？」

「是啊，昭昭，怎麼辦呢？」香谷說。

「鎮定點，只妄轉過這個彎，就看見車站了。……」昭昭說。

「到转弯还有几十步呢，他们就接近我们了！昭昭，你说，他们会作出非礼的举动嗎？」

「是啊，昭昭，他们会这样嗎？我很怕！」香谷說。

「这个……这个……」昭昭也不能作出肯定的說法。

這一來，更增加香谷和衍蘭的焦灼了，但誰也不曉得怎麼辦才好。昭昭嘴里虽說鎮定，但心里却在慌張的，真的在馬路上拉拉扯扯，那怎麼辦呢？

他們已經跟上來了，和她們並排地走着。

昭昭氣到臉都青了，凌厲地問：「你們想怎樣呢？」

祖奇先開口：「你冷靜點，我們想請你們去玩，度過快樂的週末，再沒有別的，你們可以跟林慶去玩，為什麼不可以跟我們去玩呢？昭昭，我們從小學同學到現在，你為什麼這樣彘情呢？」用手碰碰她。

「走開！你再這樣，我馬上回去告訴校長，就不好看了！」

「哈哈！告訴校長，最多是記大過，這沒關係，最好是開除，反正我對讀書已沒興趣了。」

「找你的家長評評理。」香谷說。

「我的家長，哈！爸爸去日本未回來，媽媽忙着搓麻將，你們不找她

才好，找了她，賭錢不吉利，準用掃帚把你們打了出來的。」

她們面前相覷，不知如何才好。

他們看到所說的話起了有利的作用，於是嘻皮笑臉起來了，兩人把她們夾在中间，走得很靠近。

「走開！你們再這樣，我就妥喊了！」昭昭的眼睛爆出了兩團火

「路上連個鬼都沒有，你喊有什麼用呢？而且，這一帶是我們的地盤，誰敢來管你的閑事呢？」祖奇說，濟之連連的點頭。

一切辦法都行不通，她們更加焦灼更加慌張了。濟之首先抓着香谷的書包不放，隨後祖奇也向昭昭下手，她們只顧走，祖奇向前一跨，回轉身，擋住她們的去路了。

就到转弯那邊了，霍地出現了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他面對着祖奇，凌厲地說：「你們欺負女子，好大胆啊！」

「閑你什麼事？祖奇搶前一步問。雖然那青年比他來得高大，但他們有兩個，並不怕他，當下，氣焰萬丈的就妥出手了。

那青年退後幾步，說「我以為你們不應該欺負女子的。」

他們以為那青年怕事，軟了下來，再不答話，揮拳便打了。

那青年避開了他們的拳勢，說：「怎麼你們動手就打人？我妥和你們講理，不是妥和你們打架。」說着，退後幾步。

「你管我們的事，就該吃我們的拳頭！」祖奇說。

「我們都是讀書人，開口拳頭，閉口拳頭，沒有什麼好處的。」

「放你的狗屁！」祖奇揚一揚拳頭。

濟之乘機就一拳打在那青年的肩上了。

那青年退後一步，說：「我不是怕你們，是認為我們在路上打架，是污辱讀書人面子的。」

「想你也是中看不中用，不是狗養的，你就揮動你的拳頭吧！」

濟之乘機又打他一拳。接着，兩人哈哈大笑。

「你們不妥把人逼到無容身之地，那時我就顧不了一切了。」

「怕死是真的，來，祖奇，打吧！」他們同時揮拳進擊了。

那青年左右一擋，趁個空，給他們一人一巴掌，兩人的頭，差點就撞

在一起。

在女子面前这样洩气，他们又羞惭又愤怒，决定要拼个死活了。他们站好位置，只一会，拳脚两用，又狠又毒，忽地从左右搶攻，忽地向前后襲击，那青年虽然眼明手快，力大气沉，但到此时，也只有招架之功，而还手之能了。

昭昭她们怕到发抖，但不知如何才好。

就在此时，出现了另两个青年，边走边說：「不耍打架，不耍打架！……」到了祖奇他们的前面，隔阂济之，使那青年不致两面受敌。

「一对一嘛！」

「他比我的朋友高大，大欺小，这样称得上好汉嗎？」

「刚才你们两人打一人，称得上好汉嗎？欺负女子，也是好汉嗎？」

「还有，你们說我『中看不中用』，现在为什么不敢和我较量一下呢？」

他们找不出更好的理由来反駁，一会，祖奇才開口：「她们是我们的同学，我们跟她们闹闹玩笑，有什么不可呢？」

「闹玩笑不是那样闹法，虧你们也是学生，多丢臉啊！」

「河水不犯井水，你们为什么耍管闲事呢？」济之說。

「我们看不順眼，就教訓教訓你们了！」

「你们以为我们是怕你们的嗎？」祖奇还想爭回一点面子。

另一个青年說：「明白告訴你们，讓你们挨打也有个交代，昭昭就是他的表妹！」

祖奇、济之一时沒話好說，睜着眼睛瞧那青年。

「怎样？现在知道我们不是耍管闲事了。」

他们第一次受到教訓，心实不甘，但自知敌不过人家，只好把眼睛垂下来了。

「OK！」那青年說。

祖奇、济之低着头。尷尬地朝着另一条小路走了。

諒 解

「舅父，請您在這上面簽名，明天交回學校的。」田九思恭恭敬敬地奉上一本成績冊。

「不是由我們保存嗎？」

「到中四才由我們保存，其他各年級，都是簽了名交回學校的。學校根據它而留下來年的學額，不交回的，就作為自動退學論。」

「唔。」隨即翻開成績冊，一瞧，高興到叫了起來：「了不起！成績这么好！每一科都是八十五分以上，籃球、乒乓、田徑，又都是校隊選手。來，阿仁！你看，表弟的成績这么好！你的呢，快拿來給我看看！」

「爸，我們的舅明天才分發。」說着，白了九思一眼。

九思心里焦灼起來了，想：这下子不好了！舅父，您太不了解表哥了。在平時，我已很難做人了，現在您還拿他的成績來和我的作比較，那我今后就更無容身之地了！媽！您救救我吧！

舅父是一家人所敬畏的家長。他一回來，家人的生活就上軌道了；反之，天翻地覆，任何想不到的玩意兒，都出現在眼前了。對於流行歌曲，他們特別有興趣，由表哥帶頭，表弟妹們都跟着唱了起來。舅母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人，什麼歌曲，什麼舞蹈，她都一視同仁的欣賞着。這一來，一天到晚，都是歌舞昇平，皆大歡喜了。

舅父並不放過表哥，進一步的教訓他：「你每年的成績都是滿江紅，一、二年級都是自動升級的，去年中三，留過一次，今年中三，看看能不能有一兩科比得上表弟。他的勤勉是老老實實的勤勉，而你的勤勉，却是做給我看的。我一出門，你就起了帶頭的作用，把弟妹都教壞了。記得有什麼不懂的，尤其是數學，可以請教表弟，你看，他的高數、初數，總平均都是九十八分，『學無少長，能者為師』，你懂得嗎？」

「是，爸爸。」他垂手肅立着。

當下，九思焦灼到眼淚快掉下來了。他巴不得能夠對舅父表白：舅父，您的愛護和稱讚，我由衷的感激，可是，請您不要把我和表哥連在一起講吧！現在沒有什麼，但您一出門，我就會容身之地了！

「阿思，你的成績雖然很好，可是，百尺竿頭須進步，一點也不能放鬆的。栽培兒女和栽培外甥是一樣的。以我的資力，不能說是富有，但委給你們念完大學，却是做得到的。一個人頭與尾相似，生時沒帶來什麼，死後也不會帶走什麼，金錢事業，都委對人民有利的，這委切切實實的做到，任何偷天換日的勾當，都瞞不過人民耳目的。我委你們實事求是，不委虛名，更不能損人利己！」

「是，舅父的教訓，我謹記在心。我從小由舅父栽培至今，我難以報答於萬一。明年中四畢業，我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回到那個家去過日子。我同樣可以自學，決心每天都委做到的。」

「啊……你有什么不滿是嗎？……」舅父盡瞧着九思，想從他的表情尋流溯源的來找出答案。

「不，……」九思滿臉淚痕的，一會，才接下去：「舅父，您對我的照顧，我永遠的感激！不過，我既然有了相當的年紀，就應當自尋生活，不能永遠拖累舅父的，請舅父答應我的委求。而且，那房子也是舅父給的，住在那邊也一樣，太久鎖了起來，沒有人照顧，也會殘破的。」說着，心情輕鬆多了，他以為表哥該可以了解，他之在這裡，是舅父的意思，並不是他想賴着不走的，此後便會減少對他的排擠了。

這突如其來的委求，叫大家都很詫異，尤其是舅父，更感意外，他怔住了，一會，說：「你把原因告訴我吧！」

原因，就是表哥的排擠呀！可是，這能夠告訴舅父嗎？不，還是隱忍下去為是，只委能夠離開，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表姐一向同情九思，听了這些話，她落下兩滴眼淚來了。她本想說些什麼，但卻一句也說不出來。她狠狠地瞪着弟弟敦仁。

舅父接下去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呃，你明年中四畢業，只有十六歲，一個人怎麼住在那房子呢？在一個冷清清的地方生活着，常

常会回憶过去，悲伤痛苦，无法排遣，終於消沉下去，毀了前途的。」

九思的複杂心情，不能全部表达出来，他只能作出有限度的解释，希望能搪塞过去。

他說：「我有个姪好的同学，他也没有父母，他晚上帮人家卖衣服，赚了两块多钱，一个月也有七十多块，生活、讀書，都没有问题了。到明年底，我想請求舅父准許他和我同住在一起。两人都有工作，生活可以过得不错的。每天也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共同学习，我姪去面对现实，嘗試在困苦的情况中生活下去。舅父，您答应我吧，鼓励我吧！」

「那也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不过，他那样的工作，环境複杂，也許染上一些坏习惯，这一点，是不能不顾及的。再說我讓你离闲这里，就是 I 放弃了对你应負的责任，毀了我对你媽所作的諾言。呃，你还記得你媽临终时的那情况嗎？……」

九思紛紛的落下眼淚来，他垂下头，好一会才挤出这两个字：「記……得！」

一时很靜寂，那悲慘的一幕，就重現在眼前了。

九思七岁那年，中秋过后的第二天晚上，媽的颈癌十分惡化，痛到地也姪鑽进去，只靠打針来暂时的止痛，医生束手无策，交代準備后事了。十二时过后，媽忽地精神抖擻，闲口便找兒子，年老的人都認為这是迴光返照，是不好的預兆，忙着叫九思来到媽的身边，她紧紧地握着兒子的手，說：「苦命的孩子啊！你两岁吋，你的爸就丟了我们母子，現在病魔又逼着我姪离闲你了！……上帝啊！你这样的折磨我，我犯了什么罪呢？你得給我一个公道！」她說完这些，已經上气接不着下气了，但还掙扎着說：「孩子，……你……姪……好好的……做人！」她的眼睛睜得那么大，一直注視着兒子，咀唇还在动着，但已挤不出一个字，只剩下奄奄一息了。

哥哥許从明也来了，他到了病床前，說：「妹妹！你安息吧！阿思很聪明，我自然負起你未完成的責任，把他教養成人，我姪使他受完高等教育，有能力对人民做出了貢獻，妹妹，你放心，好好地安息吧！」

听完这些，她的呼吸停止了，但眼睛依旧睜得那么大，依旧注視着兒

子，老一輩的人，紛紛地叫九思跪了下去，說：「媽，您安息吧！我一定好好的做人，媽！我求求您，您安息吧！」一面說一面揉搓着她的眼皮，一会，这才闭上，現出一絲笑容了。

沉默了一会，从明又把大家从回憶里拉回現實了，他对着九思說：「我怎能讓你住在那边呢？我豈对得起你的媽，我也不能讓亲戚朋友說我不仁不义。你还不了解舅父，兒女外甥，我是怎么彼此的，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些基业，在你们之中，付托給你是最适当的。……」

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从明的臉上。敦仁看看爸爸，又看看九思，他平时所担心的事，如今就变成事实了，妬忌与憤恨，就像一道洪流，淹没九思。

九思霍地跪了下去，說：「我請求舅父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表姐、表哥、表弟妹，才是可以付托的人，那样做，才是名正言順的。我对生意，缺乏信心与能耐，是交給我，一定会使舅父失望的。」

「这是十年八年以后的事，你不必这样焦急。起来！不要跪着說話，坐在这边慢慢地談。」

「不，舅父您在大家面前答应我不再有那样的想法，我才站起来；要不，我永远跪在这里！」說着，看看表姐和表哥，他们都受感动似的。表哥刚才那种狠狠的表情，逐渐消失了。

表姐說：「爸爸叫你起来，你就起来，有话慢慢說吧。」

「阿丹說的很对，快起来！」說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扶了起来。

「不，不，舅父您答应我的請求，不要有那样的想法，不要有那样的想法！」九思激动地說。

「傻孩子！我不会看錯人的，你絕不会是沒有情义的人，将来我的兒女沒有飯吃，你会掉头不顧嗎？不会的，絕不会的！」

「不，舅父！一个人会转变的，将来的我，也許見利忘义，和現在的我大不相同，都未可知，舅父太过信任我，不是害了自己嗎？」

「你現在还說什么自己不自己，我们是一家人，怎么彼此的。我告訴你，外祖父在的时候，他特別疼你的媽，把大部份财产做給你的媽，給我

的，只夠維持生活而已。外祖父去世以後，我委做生意，缺乏資本，你的媽就把她份下的房產和現款交给了我。我把房產當給銀行，我的生意，就這麼做起來了。你想想，沒有你的媽，我那會有今天呢？……」

鳳丹、敦仁，面面相覷，心里想：這樣說來，我們的家產都是表弟的了，爸爸只不過是個經理而已。

從明接着說：「你媽結婚以後，她太仗任你的爸了，就把交給我的那些房產和現款委回去了。一時我遇轉十分困難，只好把生意縮小，但我們兄妹的感情，並沒有受到影響。到了那些東西連上首飾全給你的爸騙去以後，你的媽才覺悟過來，但已太遲了。……」

九思急急地插下去，問：「那到底有多少呢？」

「金銀珠寶不祿，那些房產，在目前，可值十萬塊錢。他把那些房產變賣，說委做生意，其實財物一到手，就和一個年青女子遠走高飛了。」

「現在知道他的行踪嗎？」咬牙切齒地。

「聽說目前在香港，生活也不如意，原因是那女子又把他的財物捲走了。」

「那太好了！」九思拍手叫着。「可惜媽不能聽到，不然，也好讓她高興一下。背仗棄義的人，他的下場是這樣的。」

「你的媽早已知道了，而且，他也寫過三封仗給你的媽，委求她原諒，委回來團聚。那些仗，我都看過的，甜言蜜語太多了，不知道他底細的人，準會上他的當，可是，你的媽始終不為所動，再不理他了。」

「媽做得對！」九思站了起來，激動地。

「提到你現在那屋子，名義上是我送給你媽的，事實上，你媽把那些房產借給我去抵押來做資本，此後我的生意穩健地發展，那房子給你的媽做點利息，不祿多的。」

「不，那座房子照目前的時價，可值四萬塊錢，那里有利息這麼多？是舅父給媽的照顧才是真的。」

「不委說成這樣吧！呢，現在你明白我們的關係以後，你可以不離開了。」

「不，我以為還是獨立的生活好，讓我鍛鍊成一個能夠面對現實解決

难题的人好。舅父对我的好处，我永远也忘不了，此后我没法解决的问题，还是委請舅父帮忙的。」

舅父抬头在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非离闲不可呢？一时很静寂，过了好一会，才說：「不然，我把这问题交凤丹去解决吧。」

「爸，还是交给弟弟解决适当些。」

爸爸听出其中有原因，对着敦仁一直瞧着，並不說什么。

敦仁的咀动一动，像委說什么，但他看了爸爸一下，又静下来。

「怎么样呢？姐姐委你解决这问题，你委怎样解决呢？」

「爸！……」

「你說吧！」

霍地敦仁转个身，紧紧地握着九思的手，說：「表弟，我对不起你！我对你有許多誤会，現在知道你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种人，我錯了，請你原諒我！你听爸爸的話，永远留下来吧！」

九思抱住敦仁，泣不成声了，一会，才抬起头来，說：「表哥，你也委原諒我，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没有过一次好好地向表哥鮮释，使表哥对我的了解不夠，因而誤会了我。我们表兄弟的不能和睦相处，我也应負起一部份的責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你们說了这么多，我一句也听不懂。」从明說。

敦仁放闲九思，到爸爸跟前，激动地說：「爸爸，是我对不起表弟。我对他的誤会太深了。我以为他之留在我家，对我们兄弟姐妹是不利的，因为他可能夺去我们的家产，他的成績优越，我也有妬忌，因此，我鼓动弟妹们不理他，加重精神压力，使他尽早的离闲这兒。現在，我感觉到，我这一切作为，都是卑鄙醜恶的，爸爸，您寬恕我吧！」

「原来这样，我一点也不知道。現在我倒委責怪阿丹了，你对这一切，了解得最多，为什么不告訴我呢？」

「是，爸爸，这是我的不对。不过，我也顧慮到会使爸爸生气，才不敢講的。」

「这也难怪你。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很少和你们隨便聊聊，在你们

的心目中，我是冷冰冰的可怕的一家之長，你们不知道我是富有热情的乐於和后輩由衷地談談的。从今天起，我丕改变我的作风，像我对阿仁就不該那样的。他誠然有許多不对的地方，但我只是責备他，甚至於拿阿思的成績来和他对比着，当面指責他，这种作风，都丕改掉的。每个人，不論大小老幼，都有他的自尊心，不容損害的。此后我丕改掉我偏激的地方，和藹地对待你们。但你们也丕作出相应的行为，自爱自仗，力求上进！」

「爸爸……」敦仁、敦义、凤丹、凤翔，都围上来，抱住爸爸，泣不成声了。

「有話說吧。」

「爸爸！我对您沒有不滿，我了解您丕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我违反您的愿望，您就責备我了，这是應該的。我决定从今后丕重新做人，搞好学业，糾正行为，管教弟妹，尊重姐姐和表弟，絕不辜負您的愛護！」

「舅父，您太伟大了！到今天，我才真正的了解您、認識您！」九思双手握着舅父的手說。

「阿义、阿翔，你们有不懂的功課，丕向表哥請教！」

「是，爸爸，我們一定做到！」又朝着九思：「表哥，我们对不起您的地方，請您多多原諒！」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也請你们原諒！」

「不，你沒有不对的！」

从明說：「你们之中，凤丹最大，你们都丕听她的管教，阿思也这样。此后丕使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坦白、誠懇、互相關懷，过着愉快的有意义的日子！」

「是，舅父！」

「現在你可以安心地住下来了。你和表兄弟表姐妹一样的，他们有什么你就有什么，芸論彼此，不分厚薄。好，今晚一起到菜館去吃一頓大餐，然后去看戏。阿思，你去告訴舅母，叫阿嬌不必煮我們的飯菜。你们去準備，也叫舅母準備。」

严肃的、冰冷的气氛，转变为愉快的、热烈的气氛了。在九思看来，一切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可爱！

征 友

週末，一放学，同学们都走了。三五成羣，有男女同学在一道的，也有全是女同学的。有的跑書店，有的逛百貨公司，有的去游泳，有的去看电影，有的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舞会，也有的成双成对，找个地方好好地談心去。这些人，个个的臉上都現出了笑容，跑起路来，轻快多了。

張来凤也跟其他同学一样的匆匆地离开了学校，可是，她的目的地，却是自己的家。一路上，同学们有說有笑，而她只是孤零零地走着。但这时，她不再那么鬱闷了，想：回到了家，也許有令人兴奋、令人喜悅的消息到来，都說不定。但只一瞬，她又被往事所糾纏了。經驗就像一把刀，常是毫不留情的把她的喜悅和希望砍杀了。这是她的现实，她就生活在这被嘲弄的现实之中！

车站那边挤滿了人，她蹙起眉头，自言自語道：「討厭！这下子，恐怕又要等上半点鐘了。」她一抬头，车就来了，但它一滑，过了车站十多碼才停下。站在那边的搭客，一拥而上，最后是几个老人家，她想：讓他們上去吧，看看天色有点不对，老人家淋到雨是不行的。

就这么的等了又等，到四十五分钟以后，她才有机会挤上车，回到了家。

她十分焦急的，想：征友啓事刊出两天了，照往常的情形看来，今天必然会接到一封、两封、三封甚至於十多封的来仗，要求定出何日何时在何处見面，手里拿着什么記号，千万不妥协拒絕。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最好在来仗之中，有两三封有电话，那便可选择其中的一个，約他今晚見面，其他的，就搁在那边，以后再說吧。这样，生活才充实，才有趣。

到了家门口，她三步作两步的衝进去，一看，媽不在，嫂嫂在煮飯，弟妹还没有回来。她忙着打开仗箱，一看，空空洞洞的，她的心落了地，

眼前一片黑，唉！家是这么的清冷寂寞，今天週末，明天週日，怎么挨下去呢！她很想到外面去走走，散散心，可是，一转念，不行！那成双成对的人，随处都有，是多么的热闹、愉快！相形之下，更见孤独了，唉，这世界，就那么的遗弃她了！

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绝大多数好像都有男朋友的，她们出双入对，有说有笑。她的比较接近的同学，也有一些，可是，到了週末，谁会来跟你去玩、去看戏、去买东西呢？她们和心爱的人儿肩并肩手挽手的走着，天宽地阔，无忧无虑，是那么的飘飘然！谁会来跟你一个姿色仪态都不合格的人在一起走呢？而且，你只有情场失败的经验，谈这些，多煞风景啊！她整天都看不到笑容，常是蹙起眉头的。

陪着母亲去走走吧，她也想起了这办法。但一转念，也不行！像她这样的年纪，很多都是男朋友陪着，跟着妈一两次倒无所谓，常是这样，人家会笑话的。而且，和妈谈些什么呢？妈最感兴趣的是物价下跌，米倒回一斤两角多，咖啡黑照旧一杯一角半。妈虽然也同情她，但她的問題，妈是无能为力。

她想，我竟是这样的没有要好的朋友！多少年来，就没有一个人了解我！我自以为是善良的热情的，只是不善表达，朋友们就没有一个说得上知己了。

她对着镜子一看：天啊！你也应当给我有点美感吧！她仔细的瞧一瞧，枯黄的頭髮，就像秋天的枯草一样的；眉毛生得很靠近，看来像是蹙着那样；耳朵招风，鼻子扁平，眼睛射出兇光，臉孔又長又尖，一切就是这么不匀称的堆在一起。她掩起镜子，叹了一口气，鼻子一阵酸，就委掉下眼淚来了。

她妈妈从巴杀回来，看到她伏在桌上，知道她又是烦恼痛苦了。难怪，在週末的日子里，一个孤零零的人就更加难以度日了。但妈自知没有办法，因此，对她相当放任，希望她能结交一些知心的朋友。

「凤，抽屉里有你的几封笺，你自己去拿吧」。

她一听到这，心情霍地开朗了，也顾不了妈在面前，衝到抽屉那边，拿出那些笺，双手不断地抖着，好一会才撕开来看。

第一个是学生，林今，十八岁，约她下午六时在首都戏院门口见面，手里拿着一本青色封面的书。看来仗义，人一定很斯文，合理想。

第二个是杂货店店员，阿黄，二十三岁，看那相片，足足有四十岁。他留着长头发和长鬍子，道地的喜痞士，这个，不行！

第三个叫阿九，没有书明年龄职业，一脸横肉，两眼射出兇光，像是私会党的打手。

这三个比较着看看，就只有第一个最适合，可是，自问一下，条件配不上，这又注定，失望会紧跟着希望而来的。不过，凡事总不能往坏处想，不一定人人都是以貌取人的。她抓回那面镜子，再照一照自己，勉强的去找一点给人好感的地方，可是没有！这就问题多多了。最好是对方也有缺点，比如跛脚哪、驼背哪，或者其他什么，谁也不嫌弃谁，这样才能发展感情的。

现在决定从第一个入手。

下午五时半，她到达了目的地，一看，对方已先她一步等在那边了，这可见对方是认真地对待此事的。她跑上前和他打个招呼，握一握手，怎么！显然的对方不够热烈，且尽瞧着她，像是诧异，又像是无可奈何。她上下的一瞥，他没有驼背，也没有跛脚，英俊潇洒，像是直立在池里的一朵荷花，不用甜言蜜语，自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太好了！跟着他在一起，那些撇下她的同学，就没有一个比得上。想到了这里，心里一阵轻松，差点就笑出来了，幸好及时加以控制；否则，也许会引起对方的误会，把事情弄糟了。她歇了一会，对方也没闭口，男女见面时应有的喜悦气氛，就一丝也没法形成。难道他也是以貌取人的吗？不，看来他很老实，也许是热情内蕴，不善表达的人。这种人能够给他好印象，那感情将是永恒不变的。这一次的谈话最重要，就像写文章，第一段甚至第一句是最重要一样的。有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只要能够吸引他，使他受感动，要发展感情是不难的。一个诚实的男子，就不会看到女子便远远地裂开大口笑着，企图样样讨好女子的。也许他还有点怕羞，对，他现在不是有点怕羞么？时机勿失，赶快和他谈谈。

「林同学是念中学几年级呢？」来凤说。

「高中，理科。」

念理科，天之驕子啊！素凤一怔，她又想到坏处上面去了。她念中四文科，这又比不上他了！但，无论如何，她决定妥和他好好的谈下去。

「貴校之招收高中生，听说很严格，你能在那边念理科，成绩一定很好，我非常的钦佩！」

「那里！你呢？念几年级的？」

「中四文科，成绩平平。」

「不必客气，文科、理科，一样的，都有特出人才。像我们中四会考，理科班的成绩，就比不上文科班的。」

谦虚，尊重别人，这样的人，合理想！妥是这也失掉，那太可惜，再从甚么地方去找这样的人呢？她想了又想，为了製造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又说：「各科之中，你对那一科较有兴趣呢？我是偏重於华文，尤其写作的。」

「我对各科都一样的，没有什么偏重。你对写作有兴趣，该是常常投稿的吧？」

「一个月三、四千字，所得的稿费，足够支付学费和车费的。」

「这样会不会妨碍正常的功课呢？而中四会考的准备，也需妥很多的时间的。」

这是出于素凤意料之外的，她盼望中的称赞与钦佩告吹了！为什么此人一见面就这么的不客气，修养有问题！刚才的好感，被否定了。为什么总是会考会考，大概这又是个书獃子了。书獃子又妥结交异性朋友，做什么呢？一定是妥互相鼓励，互相督促，互相切磋了，见鬼！她虽这么想，但还存有一些希望，终于说：

「林同学常常看戏吗？」

「不，值得看的戏不多，因此，几年来给我省下了许多钱。」

「今晚我们去看『豪门夜宴』，由我作东，作为我们初次见面的纪念，你说好吗？」

「这齣戏看过了。」

「不然，去看『羣芳谱』。」

「也看过了」。冷冰冰地，直着眼睛瞧，像在想什么。

空有其表，不近人情，这样的人，自私自利，自顧自己，沒有体諒別人，和他生活在一起，只有嘔气的日子，沒有快乐的时光。他那兩隻道学先生的眼睛，一看就討厭，再看更伤心！为什么今天碰到这样的人呢？真是的！还是去約那个店員好，他的要求一定不会过高，对我應該感到滿足。

林今又說：「今晚我們初次見面，彼此都了解不夠，不宜一起去看戲。男女結交，我以為嚴肅一點好，張同學，你說是嗎？」

「書獃子，道學先生，像你這種態度，一輩子也交不到女朋友的，我才不希罕你这个木头人！男女在一起，应当有說有笑，甚至於彼此尋尋開心，這樣生活才有情趣。想不到太空時代還有這樣的一個青年！」她想著，感覺到又好氣又好笑，一時不曉得怎樣說才好。

「張同學，怎樣呢？」

「你說怎樣就怎樣吧！」她有點忍受不了了。

他一點感覺也沒有，麻木似的，說：「好吧，今晚我們的見面，到此為止，我還有許多作業，實在忙得不可開交，我回了，再見！」

一個女子，主動的委請對方看戲，反應却很冷淡，甚至於遭受否定，這簡直就是侮辱，怎能忍受！她盡力的控制了激動的情緒，但顯然的臉色已不大好看，終於也伸出手，說：「再見！」

她不想馬上回家，在週末，一出來，只兩個鐘頭不到就回家，照舊生活在那清冷寂寞，感慨萬千的家，如何挨得下呢？她決定到牛車水、珍珠坊、歐南園去走走。

事情不完全合乎理想，她本想排遣煩悶苦惱，結果却是增加了煩悶苦惱。一路上，她碰到了好些成雙成對的人。他們並肩攜手，心情愉快的走着。其中有一對是她的同學，他們向她一笑，她的心，猛的給一刺，她妒忌着、憎恨着，為甚么我會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呢？

不看為妙，還是回去，另尋出路吧！她買了一包炒麵和一包蝦餅，委給媽她們吃，好使氣氛輕鬆點。

一進門，媽詫异地對着她瞧，想：情況又不對了！但看見她手里拿着

兩包吃，臉色又不十分難看，心也就輕鬆多了。她對媽一向是孝順的，媽對她也很同情，但想不出有甚么辦法來解除她的煩惱痛苦。媽也曾企圖向那些親戚朋友的孩子動腦筋，但一說便僵，唉！女孩子也應當有些姿色，可是這女兒啊！却一毛足取！雖然文章寫得好，但那又有甚么用？找對象的男子，只愛對方生得美，文章寫得多蹩腳，也是爭先恐後在追求的。

她的心情有些輕鬆了，可是，回到房裡，看到的一切，偏作怪，竟勾起她的回憶，感慨萬千，她把門闔起，伏在床上泣不成聲了！過了半小時，她心頭的悶氣，大部份都發洩出來了，這下子，才真的有點兒輕鬆。

「今晚我不該和他見面。從表面的條件看來，他就比我優越，這樣的結交，不會有好結果的。現在就是好的開端也沒有了！我過去已經受到八次的教訓了，為什麼這次又明知故犯，再蹈覆轍呢？自作自受，活該！」她自言自語道。

她到了桌邊，坐下來，寫信約那位店員來見面了。她檢出他的相片來看看，心想：他看來實在太老了，二十三年，不會欺騙吧？隔壁林叔叔四十五歲，看來更年青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走，太不相稱了！路人的視線，包管會有許多都投中在我們身上的。她又對鏡自照，想：我雖然沒有那麼老，可是臉型和表情，都沒有令人好感的，那我又怎能挑剔別人呢？彼此都有缺陷的人，才能產生同情，基於這樣而發展的爱，才是永恆的。

她的信寫得很婉轉，但卻誠懇、親切，相攸對方看了必受感動的。

第三天下午六時，對方就在奧迪安戲院門口等她。看來比相片的年青多了，她的心猛的一跳，這不是好預兆。她盼望他的外表條件比自己的差一點，這樣，她在對方的眼中才有地位，才受重視，才能嘗到受追求的喜悅。當然，看來太老是不行的，千萬別給人家作為談笑的資料，人言可畏啊！

他呆呆地站着，一言不發，像有很多顧忌，又很怕羞似的，大概是自覺卑微，不好意思開口吧！

她說：「黃朋友，工作很忙嗎？」

「很忙，待遇又不好，做了八年，薪水只有一百二十元，好在前年中

了馬票，才有一万块钱的儲蓄。」

她想：这个人倒很坦白，可是，为什么一下子就說出他的經濟情况呢？是不是跟許多人一样，認定金錢第一，只妥有錢，什么都能夠買得到的？也許不，看他還誠实，大概是怕我說他收入不多，還妥結交女朋友，不自量，就只好說出來，作为有利的条件之一吧。这样看来，他是对我有好感的。当下，說：

「你那么忙，会有时间和朋友來往嗎？」这是她最関心的，她需妥和男朋友一起去玩去看戏。

「星期天休息，我妥玩一整天也可以的。」

「別一天不可以出來嗎？」

「別一天放工以后，冲涼，吃飯，坐在店里看門，而且很疲倦，一躺下就睡了。」

一个人到了这地步，只有工作、吃飯、看門、睡覺，感情麻木，生活情趣一点也沒有了，多么可怕！

她說：「你說星期天才可以出來，今天不是星期天，你怎么可以出來呢？」

「今天是你約我，妥不出來，怕你誤會，所以我就向老板請假，这样，一年只有两三次的。」停了一下說：「張小姐，我請吃飯看戏，然后送你回家，好嗎？」

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对一个死板板的人，她却鼓不起兴趣。看来他只对杂货店的事物最熟悉，妥是他談的只是鹹魚头一斤多少錢，米价起了多少，火炭有几种，印尼和泰国的貨源如何等等，才糟呢！妥不談这些，只默默地走，也同样糟糕。可是，不去走走，馬上回去，諛煩惱痛苦，堵住了心，那是更可怕！当下，說：「也好。」

在別人，女朋友接受了他的妥求以后，是会十分喜悅，笑逐顏開的，但此时的他，却没有类似的絲毫表情。

到了一间經濟飯店，那边已經滿座了，顧客们形式式都有。有的蹲在椅子上，有的架起一隻脚，有的一边吃一边擦鼻涕，有的高談闊論，把唾沫朝着对方直噴。女人也有，但都是帶着一个籐籃，插滿木板，木条和

竹片，刚从工地回来的。

来凤蹙起眉头，欲进不进似的。

阿黄说：「角落那边，有两张桌子空出来了，那边靠近风扇，又较乾淨，我们再等几分钟，就有坐位了。」

他请来凤等在那边佔位，他去叫菜；叫了一碗湯七角，炒一盤菜一元，外加鹹菜尾两角。吃的时候，自始至終，他只說三句話，此外就是埋头大吃了，来凤半碗还剩下一些，他已吃完两碗了，看看还不满足，怎么！和女朋友在一起吃飯，应当斯文一点，怎么这样狼吞虎嚥的！她有点生气了，但一转想，也許这是菜馆的吃法，工作忙，不允許你花更多的时间来吃飯的。她又忍受下来了。

買了票，进了戏院，是一块錢的坐位，前面第二行。看完了戏，她的頸子像不能转动似的，头又痛，眼又花，站了起来，像要跌倒似的。

他要送她坐巴士回去，她忍无可忍，狠狠地說：

「用不着，我自己回！」她截住一辆德士，坐上去，头也不回的走了。

一进门，媽說：「七点时候，有一位朋友来找你，他留下一張字条在那边。」

她匆匆地拿来一看，是阿九，这次应徵的第三位，他来找我做什么呢？沒有接到我的復仗就来找我，这大概不很好吧，而且看来是那么的兇，他約我明晚七时在女皇道的树下見面。去还是不去，怎么办呢？……

去看看再說吧！他的臉虽兇，但他的心也許善良，他的态度也許誠懇，都說不定。人委实际接触，而且委经过長时间的接触，分析，認識，好坏才能作出肯定的。

第二天，她準时到达了約定的地方，而他也几乎同时到达。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阿九又帶來了他的一位朋友，看来很面熟，这做什么呢？

阿九說：「張小姐，讓我來介紹，这一位是王必得，你第一次徵友，他也是应徵的一位，但沒有成功。……」

她这才記起了，第一次徵友是两年前的事，应徵的一共有十五个，王必得是反应最快的一个，但他一見面，便給她留下坏印象，說話粗魯，举

动欠文雅。虽然她也和他看过戏，但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便不相闻问了。两年后的今天，他穿起喇叭裤，留起长头髮，骯骯脏脏，十足是喜痞士，难怪她認不出。阿九为什么帶他来呢？有什么用意呢？

阿九紧接着說：「張小姐，上次我的朋友应徵的一共有三个，虽然友誼不能很好的發展，但他们一律的讚揚張小姐，說你用錢方面很慷慨。今晚我帶他一同来，由我請客，我们一起去玩去看戏！希望張小姐能夠賞臉！」

这个人說話倒很斯文，态度也和善。而王必得好像也有很大的改善，不大說話，有时只点头微笑。来凤一一答应了。

他们走了又走，转弯抹角，经过几家餐館，並不进去，来凤开始怀疑了。而他们一左一右，把来凤夾在中间。阿九掏了一把糖，他们各吃一粒，又拿一粒送給来凤，她把它放进袋里去。

「張小姐，这种糖很好吃，英国製造的，你吃吧！」阿九說。

「看戏才吃」。

「还有呢，这一粒，現在先吃吧。」

来凤並沒有反应，阿九又說：

「我請你吃糖，你却放进袋里去，道样是看不起我的。」

語气有些不对，来凤看了他一眼，那种焦急的表情，說明了吃糖这件事不很简单，內中必然大有文章。近年来有好些女子吃了人家的东西，昏昏沉沉而受催残的。想起了这点，她提高警惕，預作戒备了。

走了又走，转进一条黑暗的街道了。两边是正在建筑的高楼大厦，在那深远的一角，挂着一把大光灯，一个老头子躺在布床上呼呼地睡，四週都是木板、木条和灰土碎石，一切显出了凌乱和黑暗。

情形越来越不对，来凤終於停下来了。

「怎么？」阿九，必得同声的說。

「我不去了！」

「去吃饭和看戏呢！」

「我甚么也不去了！」

「不去也得去！」說着两人抓着她的左右臂，朝着那建筑工地走去。

走不上几步，素凤忽地跳了上素，随后两脚踏在他们的脚趾上，一压一转，他们痛到放了手蹲下去，脱掉拖鞋，紧紧的捏着。她趁机回头便跑，到了转弯，便是人来人往的大路了。

她感到了一阵强烈的痛快，学了三年的国术，今晚才派上了用场。

歪到那儿去呢？孤零零的一个，到什么地方都不好，还是回家。

到了家，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切照旧，可是，她的心情开朗，一向的烦恼痛苦，像是一扫而光，不再感到寂寞空虚了。

她倒了一杯茶，坐下素，这时，她冷静多了。她想想过去的一切，捏了一把汗。一个女子，主动地盲目的徵友，不知道对方的底细，不了解对方的思想性格，就和他去玩去看戏，这是多么危险的！像今晚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歪不是用这办法来挣脱他们的挟持，一进那黑暗的工地，就不堪设想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我为什么这样的任性，这样的滥用感情呢？就说没有什么危险性存在，可是我徵友几年，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只有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吧了！华文老师不是几次鼓励过我吗？他说我的写作能力很强，能够在这方面去发展，很有前途的。我为什么不把事业看成第一，而歪认定爱情是至上呢？我为什么歪花钱去徵友，反而受到奚落呢？我看过「两地书」，也看过「金石录后序」，像鲁迅、景宋那样的婚前生活，像赵明诚、李清照那样的婚后生活，才是可贵的，有意义的。歪是只从口头上获得山盟海誓，便决定终身大事，那结果，多数是以悲剧收场的。从这时候起，我不再徵友了，我也不羡慕人家的成双成对了，我决心歪搞好学业，搞好文化，搞好写作！只歪有成就，自然会有志趣相同的人重视我追求我，那样的爱才是永恒的。

她想起萧老师上公民时，常常对学生有好些启示和鼓励，但她並不重视，现在才知道错了！歪是我过去能够接受他的的教导，努力学业，加紧写作，了解人生的意义，几年来，她也决不至於幹出傻事，自寻烦恼了。

这个晚上，她睡得很好，第二天，精神饱满，愉快地背着书包上学了

风 波

「芝啊！今天是我们的新屋落成之庆，你就不妄上学，留在家里指点工人怎样佈置吧！」他瞪着眼在想，一会，霍地接下去：「不，上学也好，你经常提起的那个就妄退休的老师，也叫他来喝杯酒。今晚筵开三十席，多堂皇的场面啊！你看，附近这两方哩之内，有那一家的房子比得上我们？就让他见识见识吧！这样，你在学校里，也会受到尊重的。再说，我们的头家也会来的，我顺便也给他介绍一下，他退休以后，就叫他去管栈吧，月薪也有三百块钱的。相仗经我一說，头家是会多隆他的。」

樊财顺对他的独生女儿玉芝说了上面这些话以后，是多么的高兴啊！难怪，他的这座新屋子，在这两方哩之内，是鹤立鸡羣的，楼上楼下，十房两厅六厕所，外加工人房，停车房，前后两空地，假山耸翠，池鱼翻浪，胡姬、百合、茉莉、树兰，日夜飘香，争妍斗艳。这样的屋子，连上设备佈置，以目前的时价来说，不会少过三十万的。在大头家的眼里，当然还是小巫，但对于中产人家来说，够资格给他们去羡慕的。

有个时期，他存在银行的现款，就有五十万之多；据说大头家也比不上的，这一点，他是全国第一了！想起了它，他常是禁不住的笑了出来。

当下，玉芝说：

「只请林老师一人，他不会来的，至少要多请一位，他才有同伴嘛。还有一点，妄是他来时，爸爸总是『头家多隆』的说个不停，或者态度傲慢，那他是会立刻回去的。请是可以的，不过，没有请帖，会有敬意吗？」

「这个你不懂。不请请帖，就是不给他破费。你想，由我的唯一的千金请他，还不成敬意么？」

她想一想，也有理由，本来说不再说什么，但一听到「千金」，却很不

以爲然了。就是對別人也這麼說，那有稱自己的女兒爲「千金」的？豈有此理！當下，說：

「爸爸，請您不妄分內外，開口千金，閉口千金，人家會笑話我，說我是千金小姐的！」

「千金小姐不好嗎？人家是求之不得的。你讀了十多年書，讀成書獃子了！在這社會里，有金錢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受人尊敬。你看，你爸爸現在是百萬富翁了，又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公司的經理，託頭家的福，我是名利雙收了，尤其是有你這位千金，聰明伶俐，漂亮大方，哈哈！爸爸真是值得驕傲！」

「我不妄聽！」玉芝用食指塞住兩耳朵，說：爸爸，您不妄把氣球吹破了，沒人担保的！」

「我說的是實話，你還不知道，有多少個大頭家，爲了他的兒子，前來提親呢！」

「爸爸，您越說越离谱了！」她跑到樓梯口那邊，大聲喊道：「媽！您下來，爸爸嚕哩嚕嚕的！」

「來，我就來！」媽從樓上答道，隨即三腳兩步的走下來，問：「是什麼事啊？」

在太太面前，財順的心，別別的跳了。他的臉色青白，今天註定，又妄在女兒面前接受太太的教訓了。只能怪自己，心里一高興，話就多了，就招來晦气了！

「沒有什麼哪，我只是順口一說罷了。」他企圖用輕描淡寫的手法把話題岔開了。

「孩子，你受到什麼委屈？快告訴媽！」朝着丈夫，說：「你这老糊塗，到底說些什麼呢？」

他朝着女兒眨眨眼睛，妄求她合作，靜了下來。也許動作遲鈍，也許眨得太多次，最後一次，太太就瞧在了眼里了，她站了起來，凌厲地說：

「好呀，你瞞着我作鬼作怪的！你眨眨眼睛做什麼的？快告訴我！」

「沒有什麼。」

「明明是有，却說沒有！」對着女兒，說：「孩子，你快告訴媽，老

糊塗在搗什麼鬼的？」

女兒瞧瞧爸爸，看來有點可憐，而這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本想不了了之，但媽媽却不許可，催促着：

「孩子，快告訴媽！」

「爸爸說什麼提親提親的，我不聽！」說着，低下頭去。

「原來這個！我早已一口拒絕了，你還沒有死了這條心。提親提親，提你的頭！他們當然是大頭家，可是，你的錢也不少啊！貪得無厭，你娶那麼多的錢做什麼？你死了會帶到陰間去花嗎？而且，我的女兒還小，高中還沒有念完，你就想作出壞主意，妄動搖她的意志，一輩子作了金錢的俘虜。我最後警告你：再不許提及此事；否則，決不甘休！」

「人家是說把名分定下來，不是立刻成親的。」

玉芝這才覺得事情有點不平常，再不能只管讀書，不關懷其他的事情，讓爸爸來創造自己命運。她很激動，撲進媽的懷裡說：

「媽，您妄阻止爸爸再提此事！我念完高中要唸大學，唸完大學要出國留學，我要學好文化，我要做出科學發明，我不娶結婚！」

「你不聽他的胡說八道，沒有媽點頭，他是作不了主的。」

玉芝還想說什麼，但媽媽安慰她道：

「孩子，你放心，一切都照你的計劃做去，一心一意的讀書好了。現在，時間不早，你上學吧！」

十分鐘後，財順也娶走了，但太太阻止着他，說：

「慢點！」

「時候不早了，今天有三隻船娶回，有許多事情待辦的。」

「這種話只好去騙孩子，現在只七時一刻，你的公司，那有人去辦公？」停了一下，說：「我娶問問你，為什麼近來你總千方百計的娶我們的女兒出嫁呢？」

「你有所不知，頭家岳託我們的頭家一再地來提親的。他們都是萬富翁。頭家岳的脾氣，真不好應付，連我們的頭家，也怕他三分。他說親事若成功，絕對不會虧待我的。言下之意是說，我再不用擔任甚麼經理了。你想，經理上去就是頭家，這名堂可不小哪！」

「你做梦也想做头家！就是为着做头家而出卖我们的女兒嗎？」

「这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女大当嫁，你想把女兒留在家里当老姑婆嗎？」

「女兒嫁了出去，就剩下我们这对老夫妻了，生活会意思嗎？你不会感到冷清寂寞嗎？……不然，你就是有了外遇，这个家，对你已失去了重心！」

「你说得太严重了，逢场作戏，也许是难免的。」说着，心里轻松了一下，想：这下子，你可知道了，妾是管我太甚，我就倾向於外遇了。也藉借此争得了女兒婚事的更多发言权。

她的食指向丈夫的脸一戳，咬着牙，说：

「这是你自己说的呀！好，后果如何，由你负责！」

他的心又沉重下来，想不到太太的脾气，越来越偏激，妾是坚持下去，她走起极端来，那就死路一条了。当下，陪着笑脸，说：

「女人就是女人，经不起人家用话一激，就妾暴跳起来，这样的性格，在社会上做事，最容易受人利用的。我只不过用话试探试探你的心，你就以为真，为什么像小孩子一样，遇事也不想一想，以我的身体来说，允许我那样做嗎？……」

太太略为思索一下，这也是真的，心就定下来了，说：

「好，这个不谈。我问你，你到底想把我们的女兒怎么样呢？」

「接受人家的求亲！」

「这个，万万不能！我怎么能够离间我的女兒呢！」

「不然，你想人家来入赘是嗎？这个，穷小子才会接受的，人家大头家的公子，你别做梦！」

「大头家，这是你说的，我几时说过妾把女兒嫁给大头家的兒子？」

「没有大头家，我们会有百万家产嗎？会有这么崇高的社会地位嗎？」
「说看，耸耸肩头。」

「你给人家千万、万万的家产吓昏了，现在妾用百万家产来吓我是嗎？我相仪，凭我这双手，就有办法来维持生活、栽培女兒的！」

「我以为你像小孩子一样的，根本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维持生活，

栽培女兒，在這百物騰貴的當兒，談何容易呢！」

「和平初期，你失業，不是我替人家做衣服和賣香烟來維持生活嗎？那時的物價，比現在還貴，你怎么就忘了？我是主張實事求是的，而鋪張揚厲的排場，我並不贊同！」

「我的太太，你為甚么一步步的進逼呢？你也不想想，我們也是由戀愛而結婚，婚后生活，十分美滿，我一向都忠實於你，沒有对不起你的。」

「你使我的精神痛苦，在親戚朋友們的面前，我是自感卑微的，因為我的丈夫是專門看人家的臉色，摸人家的脾氣，陪人家進酒巴上夜總會的；這一切，直到最近，我才澈底了解。唉！我已被蒙蔽多年了」

「我的好太太，請你不要說得這麼難听好嗎？你要知道，一切都為了這個家，你看，十五年來，我們的家，前後大不相同了！多少你應當感到滿足的。」

「剛好相反！你得知道，精神的痛苦，不是物質所能補償的。尤其像我們這樣冰清玉潔的女兒，你自己忍心出賣靈魂，身不由主的來污辱這樣的後代嗎？」

這時候，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偷偷地看了太太一眼，啊！光明磊落，崇高偉大，相形之下，他是多麼的藐小啊！當下，支支吾吾的說：

「太太，你委我……怎麼樣，我……照做就是。」

「我委你立刻辭職！把我們的大部分家產用在慈善事業上面，而我們過着淡泊的生活。我們的女兒是有前途的，不論文學、科學，相仗她將來定有成就的。那時候，才會替我爭口氣，我才有幸福可言。」

他看着太太，動動咀唇想說什麼，但又靜了下來。

「怎樣？我料你是捨不得的。可是，也不想，我們都是半百的人了，這麼多的錢，用不完能帶進陰間去嗎？老實告訴你，我已閱照女兒，將來要把大部份家產獻給慈善機關的。你現在不肯這樣做，另有花樣，只是心勞日拙而已。」

他蹙着眉頭在想，兩隻手不停地擺動，顯然內心十分痛苦，一時不能作出肯定。太太把一切瞧在眼里，說：

「我看你还是爽爽快快的答应吧！要不，我将把一切，毫发保留地告诉女儿，你想，我们的女儿，自尊心那么强，她对爸爸的那种作为，会原谅吗？她会大吵大闹的，那时候，事态会严重到怎样呢！我真不敢想。而我是和女儿连成一气的。我告诉你，没有别的路好走，你必须接受我的意见的。」

他低着头在想，好一会，霍地抬起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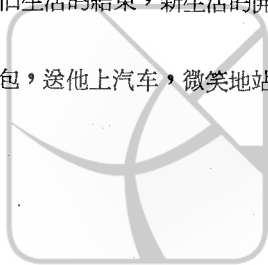
「算了，我顺从你的意思就是。」

「真的？.....」

「我几时答应你的事情没有做到的？」

「这就好了！从此，我会加倍敬爱你，女儿也会加倍的孝顺你。今晚的宴会，是标志着我们旧生活的结束，新生活的开始，我们会有幸福的，快乐的！」

说着，替他拿着皮包，送他上汽车，微笑地站着，直到他的车声听不到才回到屋里来。



你是純潔的

今天又是作文課了。兩星期一次，這是伊克培的愉快日子。他的寫作能力，全班，不，是全校最突出的一个。每次作文，老師修改後，他便投寄給報章的副刊，每個月，十多塊錢的稿費，他是穩拿的。

四十個同學都朝着黑板看，宋老師拿起粉筆來，寫道：「我的家庭。」

克培的心，猛的給一刺，噓了一口氣。天啊！我想都不敢想，怎能通過我的筆下把它反映出末呢？老師，您能多出一個題目嗎？他很想提出這一個要求，但一轉想，不，這一來，老師必然要了解原因，那又如何能夠給以解釋呢？他不曉得怎麼辦才好。心一急，頭就痛了。他伏在桌上，想寧靜一下才說。

宋老師跑了過來，他是給克培這種反常的舉動感到詫異去了解情況的。本來，宋老師是絕對不允許上課時有這種現象的，可是，克培是他心目中的好學生，他的這樣，必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當下，溫和地說：「克培，你不舒服嗎？」

克培猛的一抬頭，站了起來，說：「不，老師，我沒有什麼的。」

宋老師眨眨眼，不馬上走開，他那疑團，更加解不開。在平日上課時，克培總是坐直身子，精神飽滿，從沒伏在桌上的。他又說：「妥是不舒服，可以到休息室去，作文明天才交。」

「不，老師……」宋老師的關懷，更增加了克培的感動與傷痛。人家說母愛最偉大，可是他一點也得不到。他曾經這麼想：妥是宋老師肯認他做乾兒子，那麼，在這世上，他便有一個可敬的親人了。可是，學校里的情形是這樣的：只妥比較的接近老師，妥是分数多的話，同學們就說老師偏心，這一來，大家都不敢和老師接近，妥提防人家的說三道四，人言

可畏啊！

宋老师虽然走向讲台去，可是，他还时时注视着克培。克培已不再伏在桌上，但是，也没动笔。一会，级长前去问字，宋老师叫住他，说了几分钟，过后，他跑到克培跟前，说：「克培，我带你去休息室，宋老师说你的作文明天交。」

「不，用光，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用光也诧异起来了，看一看，想一想，才说：「现在已过去一节了，你的作文还没有写出一个字，在过去，你快交卷了，而今天的题目，又是人人会做的，只是歪写得好不容易，以你的写作能力来说，绝不是这样的，呃，你身体不舒服，我委负责带你去休息室的。」

「不，不……………」

「你的精神和体力，看来都不对劲，宋老师和我都肯定你是身体不舒服，除此而外，再找不出其他的原因，你说的是吗？」

克培看看他，又垂下头来了，想：他们一再地追问，正说明他们是如何的关怀我，但我却如何闭口呢？不说明原因，显然对他们不住，实在辜负他们的一番好意。他巴不得跑到玄人的旷野去，放声大哭一场。

「到底受什么委屈，影响你上课的情绪呢？请告诉我，我相仗，宋老师是会帮你解决难题的。」

「谢谢你们，这个……………」他的话到了嘴边又嚥下去了，这怎么说得出口呢！尤其在课堂，委是说了出来，相仗同学们必然有许多是会同情我的，那么，我和老师的接近，也就可以减少他们之说三道四了。是的，我应把我的身世坦白的说出。想到了这，他接下去说：「我会告诉你们的，就会告诉你们的。」

用光不再那么紧张了，他心里正高兴着，他将可以设法帮助克培，不会辜负宋老师的付托了。

「走吧，到休息室去！」用光催促着。

「你还委作文呢！」

「我只剩下最后一两段，我们去谈十分钟，我再上未膳清，未得及的，何况，还有休息的时间好抄呢。你的心事没有说出来，闷在心里，我也

很不好过的。」

「我真过意不去。」

到了休息室，好在那边连一个人也没有，在往日，这里经常有人满之患的。此时此地，正合他說出他想說的話了。

「你妥风油或止痛药片嗎？」用光始終認定他是身体不舒服的。

「不必，呃，你坐下来，我……」到了咀边的話，又嚥下去了。

用光看了他一眼，很感詫异，像是问：你又不說了？

「你以为人人都需妥有个家嗎？」

「当然是需妥的。有了家，才有温暖，才有幸福，才有快乐，誰不希望能夠享受天倫之乐呢？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年紀，沒有家？如何能生活下去呢？」

「我们做兒女的不妥污辱了家長，同样的，做家長的也不妥污辱了兒女，这样的家，才有温暖，才有快乐；妥是不能做到这样，那么那个家，就只有使你煩惱、痛苦，你的存在，受到厌恶，冷嘲热諷，使你无容身之地！」

「这样的家庭，很少見到的。像父亲不顧家，母亲脾气很坏，常常咒罵兒女，这就比較常見的。」为什么他說出上面那些話呢？也許和他是有關係的。想起这些，不再多談，生怕一不小心，刺痛了克培，那就不好了。

停了一下，鈴声响了，换节时，宋老师沒有課，到休息室来了。

「克培，你好一些嗎？」

「謝謝老师！我沒有什么的。……我只是精神很痛苦！」

「是同学们对你不起嗎？」

「不，不是的！」

「是我說錯了話，伤了你的心，或是处理事情不妥当嗎？」

「不，不！老师，您不好誤会！」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讓我想办法解除你的精神的痛苦？」

「老师，請您原諒我，今天这个作文題目我不能做，請您另出一个給我，好嗎？」

「很抱歉！原来是由作文题目引起的。这个题目，是报刊登文的题目，第一名獎金一百元，我想你是有希望的。」

「不，老师，请您让我做别的。」

「这个可以。……呃，你的家，我想去访问，跟你的父母谈谈，好吗？」

「不，不！我没有家，我是寄人篱下的人！」他的脸铁青，直视着宋老师，眼光中充满着恳求和感激，随后滚下两滴眼淚来。

「好孩子，不要悲观消极，不要伤心流淚，任何事情都难不住我们的，我们好好地生活下去！」

「是，老师！」

「你可不可以比较详细地告诉我，让我想办法来解决你的难题？」

「没法解决的。」

「你是寄住在谁家呢？」

「外祖母。她老人家相当疼我的，只是年老多病，有时连一句话也懒得说的。大舅父也不错，可是他在外头做粗工，白天都不在家。二舅父对我就差了，他赌钱一输，什么人都骂了。舅母们全不理我，因此，造成表姐妹们的恶意相待，冷言冷语，大概是他们的母亲所教的。他们之这样做，目的是要我离间他们的家。他们说我污辱了他们。老师，那地方，我怎么挨得下呢！」他悲愤地握着拳头。

宋老师又迷糊了，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的父母亲都在这里吗？」

「都在这里。」

「你可不可以让我去拜访他们？」

「老师，使不得，别让他们污辱了您！」

宋老师有点反感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他们有什么不对，你可以婉言相劝，他们有你这样识好歹的儿子，该会感到满足的，何至于这样呢？你们竟然不能共享天伦之乐，我想，你也应负起一部份责任的。」

「老师，不是这样的。」

克培講來講去，都沒有把問題的核心指出，因此，无从寻出解決的辦法。當下，用光說：「克培，你把真相說出來吧。」

「是啊！」宋老師說。

「我難以說出口的。」

神秘而又嚴重的感覺，抓住了宋老師和吳用光的心，他們更加急於想知道其中的底細，要幫克培解決難題，非這樣不可的。

「沒關係，宋老師是我們的長輩，像親人一樣的，而我和你同學快十年了，情同手足，知道你家的秘密，也不會說出去的。」

「老師，我的父親是強盜，搶劫傷人，失手被抓，現在在監牢里，有可能被判死刑的。而我的母親……唉……老師……」他抱住宋老師，啜泣起來了。

宋老師和吳用光，這才了解事情十分嚴重，在此時，只有安慰他，對他作出諾言，使他積極地生活下去的。

「沒關係，你講給我們聽吧。」宋老師說。在他想來，大概是走私、販毒、小偷之類的人吧。

「我的母親是……」

宋老師和吳用光面面相覷，他們交換了一次眼色，決定到此為止，不再勉強他說出難言之隱，以後才慢慢地去了解他。當下，宋老師說：「得了，你不要再說了，我們對你，已有相當了解了。」

聽到了這，克培反而不再吞吞吐吐，抬起了頭，堅決地說：「不，我告訴你們的！我的母親是個娼妓！」

「這，這……」宋老師忽然抱住克培，眼淚紛紛的落下，說：「令人同情的孩子啊！」

吳用光也掩着臉泣不成聲了。

霍地宋老師放開了克培，說：「好孩子，不要難過，這沒關係，你是無辜的，你是純潔的，你在物質與精神的種種壓力之下，能夠搞好你的學行成績，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可作同學們榜樣的，你的前途一定光明的！再說你的父母做錯了這些事，也不能完全責怪他們，家庭與社會，是應負起大部份責任的。好孩子，沒關係，只要你能夠離開舅父的家，你就和

我生活在一起，一切由我負責。你今年中四畢業，明年升高中，到高中畢業，才來解決升學或就業的問題吧。」

「這怎麼可以拖累老師呢？」

「沒關係，我只自己一人，有你在身邊，我也可以得到許多安慰，會更積極地生活下去的。」

用光說：「聽說老師年底退休了。……」

「是的。可是，我能走遠路，上高山，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而不疲倦，我的生活力這麼旺盛，絕對不會餓死的。」

「我的意思是說，老師退休後，又妥增加支出，妥是不嫌棄的話，我每月也可以幫助克培十五塊錢，這祇不了什麼，只是一點小意思罷了。」

克培感動到只是掉眼淚，連一句辭謝的話也說不出。

宋老師說：「沒關係，退休是退休了，但生活不會立刻發生問題的。到不得已的時候我打祇開一間小飯店，我和克培共同來管理，就叫『師生飯店』吧。妥是別的同学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幫幫手，勻分彼此，有飯大家吃，賺錢大家分。我們全為顧客着想，使他們花最少的錢，吃飽了清潔、營養的一餐。克培，就這麼辦吧，你去進行你的事情，任何時候，都可以和我生活在一起的。」

「是，老師。」

「還有，你妥和你的父母經常接觸，同時，別忘記帶點東西給他們，錢，你用多少就跟我拿多少。你用你的學行成績，用你對他們的敬愛，加上你的眼淚去感動他們，使他們願意為了你而重新做人，希望將來你們還能生活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的。」

「不，我不妥離開老師！」

「除非你的父母親執迷不悟，又不肯和你生活在一起；否則，我就必定把你交還他們的。」

「不，我不願意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們沒有資格做父母親的，再說，鄰人們也不會寬恕他們的，那時候，我們是非常孤立的。」

「那時候他們已經重新做人了！你忘記『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了！至於鄰人不能寬恕，那你們就搬到新的地方去居住，新的鄰人就不知道他

们过去的一切了，那时候，你们会有幸福的，快乐的。」

「不，我妥和老师在一起，我不能让老师孤零零地生活下去的。」

「好吧，这个以后再說。」

克培和用光，擦去淚痕，微笑地离开休息室了。



可怕的人

鸡啼了，一弯眉月快下去了，孩子们不在馬路上叫喊了，猫兒们也不在屋頂上吵架了，那家几个捞世界的女子也不搓麻将了，难得今晚有这样的寧靜啊！

他正想好好地睡个觉，霍地对面响起了这声音：

「火燒，火燒啊！」

这，多刺激，多恐怖！馬上惊醒了許多人。开了窗，开了门，很想知道究竟，估量一下情势，隨即不約而同的喊道：

「不得了！打电话叫救火车呀！快，快！」

「呀哎！快收东西！」

女人们忙得团团转。拉下床布把东西堆在一起，把对角一結两結，提着就走。

馬路上有人喊起来了：

「叫救火车，快呀！大家不彀只顧自己！」

这一来，馬上引起了热烈的响应，有的衝下楼去紛紛的說：

「快叫救火车呀！」指手頓脚的。

「为什么还不叫救火车呢？誰有电话呢？快打！」

「你不是有电话嘛？」

这时他才記起自己有电话，隨即朝着楼上喊：「阿平！打电话叫救火车呀！」

「早已打了！」

大家的心情很緊張，一下子衝进自己的家，一下子帶來一大包东西，朝着远一点的那一家鑽。

这一家，財順叔夫妻吵起来了。

「那包会錢呢？」

「会錢，……啊！下午交来的一万元嗎？」

「那有别的？」

「你放在那兒？」

「就塞在衣服中间。这些衣服，你收到那兒去了？」

「叫阿珠拿去明嬌的家。」

「糟了！錢啊！那是我多少年来的血汗啊！怎么办呢？……」

楼下有人喊起来了：

「打搶啊！快，抓住他！」

「完了！你听！太太，你做的好事啊！」

太太什么也不分辯，衝下楼去了。迎面来的是福嬌。她同几个女兒提着皮箱、衣包、妥寄在这兒。財嬌沒心情和她打招呼，手一指，示意叫她放在楼上。她到了楼下，一转想，原来我家是安全的地方，人家都妥拿东西来寄我们，我们又何必拿去寄人家呢？但她不能多想下去，現在最妥紧的是拿回阿珠那衣包。她三脚两步的跑到了明嬌的家，一瞧，阿珠拿着衣包站在楼梯口看火燒。財嬌一下子搶了过来，朝着自己的家走。回到楼上，放在丈夫面前，忙着打问来，两人翻检了一下，那一包鈔票，出現在眼前了。財嬌抓住完，抱在胸前，說：

「謝天謝地！这就好了。」

「你看，人家都拿东西来寄我们，我们反而妥拿去寄人家，本来，我们的家就安全嘛。」

「那么，你为什么也妥收呢？」

給太太这么一頂，財叔沒有下文了。他这时心情輕鬆，下楼去了解情况了。

救火车还没有消息，附近的人家，大大小小都焦灼得像热鍋上蚂蚁似的。只妥一刮風，蔓延开去，他们的家，同样也完了。

「火舌伸向左邻了！哎，怎么办呢？……」

誰也不知道怎么办，走来走去，沒法站定下来。

一道濃煙湧了出来，隨後又是一团火，大家紛紛的散开，孩子们鑽来

攆去，都給喝住了。有人这么的问：

「他的父亲住在后面，怎的沒有看見？是不是給火燒了？」

「怎么会呢？火燒是他喊的。」

「一定是他抽煙引起的，这老东西！」

「我早已睡了，怎会抽煙呢？」

「原来你在这里！怎会火燒呢？我们这里，从沒火燒的！」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要不是濃煙衝这我的房间，使我醒來，恐怕我早就被燒死了。」

有一些人从家里提着一桶桶的水，衝開人潮，到了那門口，用力一潑，但一点用处都沒有。火已燒開屋頂，另有出路，一時樓下的濃煙減少了許多。當下，有人喊道：

一時很靜寂，大家都尖着耳朵听，隨即有人說：

「救火車來了，这就好了！」

「是的，救火車！」

「大家散開，讓出空地，救火車來了！」

大家都退到五腳基去了。听到了救火車的聲音由遠而近，心情都逐漸輕鬆，不再那么惊慌失措了。

接通了水，好些人出來幫助抓住水管，讓那強力的水朝着屋里直噴。救火員有的上了雲梯，讓水從屋頂沖下，上下夾攻，火勢很快的就受到控制了。

「天公祖庇佑！好在今晚不刮風，我們兩家，只是有驚無險。」左鄰的明光姆說。

「是阿，真是謝天謝地！……可是，牆壁黑了，門窗的漆焦了！」右鄰的天來嬌應和着。

「這已祇萬幸，照理他應當給我們修整的。」

「不曉得他肯不肯？」

「不背，跟他吵！」

「我們不懂法律，不曉得他應否負責給我修整費？」

「真是衰鬼！他一搬來，不上五個月，就火燒了！要做生意，應當去

大馬路上開店，偏要來住宅區做什么家庭工業！我們這條街，從來沒有火燒的，他這人是凶神惡煞，帶來了災殃！此後，恐怕還有第二次的吧！」

「明光姆啊！好話多說，南無阿彌陀佛！」自強姆說。

「你們看，他的父親還那麼逍遙自在，好像沒有這回事似的！」

大家順着明光姆指的地方看法，不禁都光火了。

「他連一點同情我們都沒有，還在抽煙！」

「一定是他抽煙引火的！他還抽煙！」

「一定是他抽煙引火的！他還一口咬定：沒有抽。看他這樣喜歡抽煙，會生肺癌最好！」

「不該相仗他的鬼話！不是抽煙，為什麼會燒呢？他是做雨衣和手提袋的，怎會火燒呢？」

「我去告訴警方，說他的父親喜歡抽煙，火燒一定是他引起的，抓他去審問。」一個十多歲的孩子說。

大家朝着他笑一笑，祇是一種鼓勵。那邊的一些男人，圍在一起，紛紛的議論着。

「他的兒子，年紀輕輕的，看來很厲害！如果不小心，他會再來一次火燒的。」子春說。

「五個月前，他在湯申律那邊也燒過的，賺了兩万多塊錢的保險金，害了左右鄰家可歸。他的陰謀，給人家看穿了，大家聯合起來，就把他轟走了。現在來一次再版，給他留下來，我們都得提心弔膽，沒法安寧了。」希賢補充着。

「他們知道他的底細，為什麼早不講呢？」財順說。

「講又怎樣？他規規矩矩的做生意，又和鄰人有往來，事情沒有發生，你能一口咬定他該放火嗎？」子春說。

「就是現在事情發生了，同樣也不能說火是他放的，除非有真凭實據。」

「這樣說來，我們只好等着火來燒自己的屋子了。」

「明天，當他來的時候，我們大家圍攏來，你一句，我一句，明白的告訴他：這條街的人，都不歡迎他這樣的鄰人，要他趕快搬走！有的冷言

冷語，使他知道啷下末，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天來說。

「由你帶頭。」

「當然，我是他的右鄰，我的門、窗、牆壁、都給燒黑了，我委發洩這口氣！」

第二天一早，大家都等在門口，準備給他一個下馬威。一會，他，頭家沈來了，一看，情形大有不對，左右鄰的兩位經常有交談而稱他有本領的明光姆和天來嬌，都板起了臉孔，虎起了眼睛。他走到她們面前，愁眉苦臉的說：

「二位早！真不幸，昨晚的一場火，多少連累到你們，這個，我很难過。門、窗、牆壁，我負責修整就是。委請二位多多寬恕！」

「你做的好事啊！」手指一截，說：「委是灌救不及，我們就都冤家可歸了！天理良心，錢委賺得光明磊落，損人利己的事，千萬做不得的！」明光姆氣勢逼人的迎上前去。

「你以為我們不知道嗎？嘿！你把火災帶來帶去，借這個賺了大錢！」天來嬌更加露骨的說。

「你們說些什麼呢？我真不明白！」

「你裝傻！三月前你在湯申律那邊的生意，怎麼會火燒的？你這裡的生意又火燒了，你心裡明白，我們的心裡也明白，天老爺的心裡，也沒有不明白的。」

「你不怕，因為火燒是會損失的。」

「火燒，保險公司委賠償，這是必然的，委不，誰委保險呢？我的生意火燒，經過他們一再的調查，然後付款賠償，我心安理得的接受，這沒有犯法的，你們委須針對這點，大發牢騷！」

「火燒也有各種各樣的燒法，你是個專家，當然不怕火燒，沒有損失的。」一個男子插咀說。

頭家沈霍地虎起了眼睛，說：

「他們婦人家，說什麼我都忍受下來，不和她們計較，委是你也胡說八道，那我就控告你！你住在六十七號二樓，我會查出你的名字。我勸你還是不委自討苦吃！」那人靜了下來，退到後面了。

另一个男人說：

「我们这条街，从没火燒过，你虽有本領，可是我们敬而远之。为了我们的安全，我劝你搬到别的地方去，另行大展鴻图吧。」

大家紛紛的說

「是的，你搬到别的地方去！」

「搬到别的地方去！」

「你是一个可怕的人，我们不愿意和你做邻居！」

「你搬，你搬，赶快的搬！」

孩子们也都「嗚嗚嗚」的叫了起来。

他看到情势不妙，躲进屋里去了。从此，这里再也看不到这间「製造廠」了。



姐 姐 弟 弟

「姐姐，我们的爸爸，为什么总是午夜过后才回来呢？我已经一星期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了！」

姐姐，吳秋英，今年唸高一，各科都有优越的表现，尤其演讲，她经常代表学校参加校外的比赛，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弟弟秋松，今年唸中一，各科的表现，也不逊色。

当下，姐姐看到他那么严肃的表情，诧异地问：

「你爹跟爸爸说什么呢？」

「我看到人家的爸爸，带着儿女去散步，有说有笑，我真羡慕，多么好啊！我爹请求爸爸，也能够这样的。」

「我们那里有这样的幸福呢？恐怕永远也得不到的吧！我们的家，会弄到目前这地步，是爸爸一手造成的。我比你多了八年，知道的事情也就更多了。我们的爸爸，本来是个脚踏实地的小商人，做些糖、米、油、盐的生意，后来结交了一个坏朋友，爸爸就变了，他不再安心做那小生意了。」

壁上的钟，指着十二时，他们的妈还在蒸着筍粿，姐姐弟弟，不约而同的走上前去。妈抬起头来，疲惫的脸，泛起了一丝笑意。

兄弟的心，蒙上一层阴影，鼻子衝上一阵酸，禁不住掉下几滴眼淚来了。

妈瞧在眼里，诧异地问：

「好好的，为什么掉眼淚呢？」

「妈太辛苦了……」

「你们读书，一天忙到晚，也帮妈洗东西，切竹筍，用手用脑，不是更辛苦吗？……好吧，这个不谈。粿筍快熟了，里面有两个做红色记号的

，你们拿去吃吧，那是加料特大的。吃了就去睡，不好再熬夜了！」

「媽自己吃，我们不餓的。」秋英說。

「晚餐只吃一碗飯，到此时怎会不餓呢？像你这样的年紀，飯一吃下，就消化了，怎会不餓呢？听媽的話，跟弟弟一起吃，吃后就睡吧！」

「我们妥等爸爸回来才睡。」秋松說。

「等他做什么呢？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的；有时一点，有时三点，有时天亮，怎么等呢？听媽的話，吃了筍粿就睡吧。」

「不，我们妥等爸爸回来，问他一个明白！」

「问什么呢？」

「问他天天晚上那里去？为什么不来帮帮媽的忙？为什么不帶我们去走走？为什么不在家共享天倫之乐？」

媽詫异起来了。这孩子，平时什么也不說，唯唯諾諾的，今晚竟然提出这些棘手的问题，她怀疑是秋英指使的。說：

「英啊！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好好的跟爸爸討論討論，犯不着指使不懂事的弟弟出来多惹是非。你得知道，爸爸生意失败，脾气很坏，发作起来，不可收拾了！」

「媽，弟弟这些话，不是我唆使他說的。不过，他說的並沒有不对。一个爸爸，听到了兒子这些话以后，我想，他会非常惭愧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不是火上澆油嗎？給他听到，牛性子一发作，那还得了！說不定他会打你的。你並不是不知道，连我他都打了，他会放过你嗎？」

「打，打死我才好！那时候，看他怎么向媽交代，怎么向世人交代？媽，不是我說您，您也太软弱了！」

「不是我软弱，是我委曲求全。你得知道：家和万事成哪！」

「媽，我们的家，和是和了，可是，不是万事成，而是万事败的！」

「不許你和我頂咀……」記着，伏在桌上，一动也不动的。

姐姐弟弟慌張起来了，忙上前去搖着媽。秋英說：

「媽！是我不好！我一时衝动，沒法控制，頂撞了媽。媽！請您罵我，請您打我，此后我再也不敢了！」

說着，跪了下去。秋松不曉得如何是好，哭出來了。

媽抬起了頭，一臉的淚痕，慌忙地抱着兒女，一會，哽咽着說：

「你們都是我的好兒女！阿英說的也對。我已說過，委曲求全哪！因此，不管什麼是是非非，總以忍讓為主；妥不，這個家，恐怕再不是目前這個樣子了！」

「是，媽的苦衷，我是了解的。我們應當控制自己，不使媽受刺激。我們希望媽保重身體，凡事看開點，不妄把悲痛埋在心底。我們也希望一星期之中，有一天不做筍粿，讓我們陪着媽去看一場戲，散散心。」秋英說。

「孩子，虧你想得週到。可是，媽那有這份福氣呢！我們這麼窮，一星期做七天生意，生活都難以維持，那能一星期做六天呢？」

姐弟面面相覷，在他們的想像中，是會有剩餘的。他們的筍粿，生意很好，還沒有熟，就有人等着買了。秋松每天一早，提了一鍋，沿街叫賣，不到一點鐘，全賣光了。據他們估計，每天至少有二十塊錢賺的。一家四口，且很節省，怎麼媽說生意不易維持呢？

「媽，我們是很節省的，怎麼……」秋松說。

「節省是出於不得已的，我何嘗委這樣呢？本來應當給你們吃好點，可是，實在是不夠用的。」

秋英越聽越感詫異，她沒有再沉默了。說：

「媽，怎麼會呢？據我看來，我們的筍粿，每天至少有二十塊錢好賺的，除非媽有一定的儲蓄；否則，怎麼會不夠用呢？」

「你有所不知。賺的雖有二十元，可是，你的爸爸每天拿去十元，有時拿十五元，現在樣樣東西起價，房租、伙食、衣服、零用，剩下來的十元、五元，怎夠用呢？」

「原來這樣。」秋英說：「媽，我儲蓄的兩百元，也給爸爸拿去呢！那些錢，至少有八十元，是我發表文章賺的稿費的。」

「我的一百元，也給爸爸拿去了。是當我不在的時候拿去的，三天後，爸爸才告訴我，並且叫我不妥告訴媽。我怕媽听了難受，也就不說了。」

「这老糊塗，连你们儲蓄的錢也拿去花，唉……」媽一肚子的憤恨，像委癸洩，但又隱忍下去，恢復慈祥的表情了。

「媽，您問過爸爸嗎？他拿這些錢去做什麼呢？天天早出晚歸，又是為什麼呢？」秋英問。

「自從生意倒閉以後，他說要組織一間貿易公司，做出入口生意。說也是的，在這社會里，金錢萬能，有了錢，何事不能為呢？」

「爸爸連我們儲蓄的錢都拿去用了，那有資本開貿易公司呢？」秋松說。

「他說真商沒真本，頭盤商的貨物，是可以還期數的。有的一月期，有的兩月期，貨物一進來，立刻銷出去，賺他十巴仙、十五巴仙，只委銷路好，錢就源源的賺進來了。」

「委是銷不出去，數期又到，沒錢應付，仗用有問題，貨物被起回，那公司，立刻就倒閉了。」

「但愿不會這樣的。」媽說。

「沒本錢的生意，還是不做的好。它沒有基礎，容易倒閉。一個人的生意，一倒再倒，那麼，仗用掃地，以後在商坊，就站不住腳了。就是委做店員，人家也不敢接受的。」秋英說。

「爸爸拿我們的錢，到底做什麼用呢？」秋松問。

「拿去應酬。他說過：沒有應酬，那會發達呢？」媽說。

「應酬就是請人吃酒吃飯是嗎？」

「大概是的。」

鴉叫過幾次了，壁上的鐘，指着一時三十分，就在此時，有人在敲門，听那腳步聲，很生疏的，像是連走帶拖，沉甸甸地磨擦着地面。秋英和母親交換過惊奇的眼色，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外面終於傳來了喊叫英媽媽的聲音，是爸爸！她們這才定一定心，但，緊接着又是有種不幸的預感。這必然是出了事；不然，從沒這樣的。她們忙着把門開了。一看，他垂頭散髮，走也走不穩，英媽媽驚叫道：

「永光！你怎么喝得爛醉呢？」

他勉強的睜開眼，抓着太太的手，說：

「来，七号！你……不……怕！在……我的……身边坐下。坐……下！」

英媽媽示意兒女迅速的躲避。她又憤恨又羞慚，用力的想掙脫他的手，但他抓得更紧，闭着眼睛，說：

「喂，老魔鬼！你搶了我的……十一号，我有……七号，老傻瓜，滾！来，七号，……閑桌！Tip，十元……」

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丈夫是去酒吧寻欢取乐，虧他說什么应酬，什么發达！好吧，此后再不会上你的当了！妥錢嘛，一句話：休想！她咬牙切齒，用力的掙脫他的手，抱着頭嗚嗚的哭了。秋英忙着跑到媽跟前，安慰着媽。爸爸已躺在床上呼呼的睡了。

第二天中午，永光醒来了，虽然睡得那么久，显而易見的，精神並不好。太太迎上前去，說：

「昨晚你喝酒喝得那么多，一回末，把在酒吧裏的胡鬧情况都說了出来，而且举动失常，醜态毕露。在兒女面前，真不該这样的！」

「有这样的事情嗎？我完全不知道的。」

「唉！事已如此，多說也沒用。我們的兒女，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們相對而哭，直到天亮，未曾入睡的。」

「現在去那兒？」

「上学了。」

「他們唸上午班还是下午班？」

「下午班。看你，連兒女唸上午班或下午班也不知道，你妥做什么爸爸呢？」

「我很热，頭很昏，我去冲个涼吧。」

「看你的臉，紅得發紫，頭又昏，还是不妥冲好，这边十块钱，拿去看医生吧。」

「不，冲个涼会好的。看医生的錢，还是省下末吧。」虽然这么說，但却接下紅鈔票，放进袋裏去了。

一会，冲涼房里霍地發出一声闷哼，还有什么东西跌落地上似的。太太的心，猛的給一刺，赶快妥去看个究竟，沒有声响，推開門，丈夫已昏

倒在地上了。她又害怕，又焦灼，喊道：

「救人啊，救人！」

左右邻人紛紛的跑來。她已替丈夫穿好袜子，大家把他抬进屋里，經一番急救，人已醒來了，但左半边的身体，已經不能动弹了。大家交換过一次眼色，心里都明白：半身不遂了！

有的主張電召紅十字車送进医院去，有的主張請私人医生再作进一步的決定，他的太太認為先請丈夫的弟弟來看看再說。

他的弟弟永明，是个中医，診斷以后，說：

「是半身不遂，但不严重，經過針灸，按摩和服藥，相仿有很大限度復原希望的。」

秋英和秋松，也接到了通知，赶回來了。他们商定：昨晚那一幕，虽然是那么醜惡，那么可憎，但此时，却不能对爸爸怀着反感，只有安慰他。• 安慰爸爸，也就是安慰媽媽，媽媽是不能再受刺激的。

秋英帶着弟弟到爸爸的床前，說：

「爸爸，爸爸！……」

爸爸的眼睛，慢吞吞地睜了開來，沒精打彩地瞪着秋英，一会，又闭上了。

秋英又喊道：

「爸爸，爸爸！您會復原的，會復原的！爸爸！您看看我們！」

爸爸又睜開眼睛了，这回显得更有精神，但隨即滾下兩滴眼淚來。秋松扁扁咀，淚流得更多了。秋英碰一下他的手，他強自控制，收了眼淚，隨着姐姐喊：

「爸爸，爸爸！」

爸爸瞪着秋英姐弟，像有很多話要說，但一時說不出來，只嘆了一口氣，眼淚便紛紛的落下。秋松拿一條手巾，替爸爸揩着，之后，坐下床沿去。

媽媽詫异地瞧着兒女，想：昨晚那一幕，印象猶新，他們怎能忍受呢？但她一轉想，明白了，這是女兒的意思，目的在安慰我。隨即心里一陣酸，轉過臉去，掉下眼淚來了，心里說：孩子，你用心良苦啊！

一月后，爸爸的病况，日有起色，大家的心情，轻松多了。中午上学时，姐姐弟弟，照例的到爸爸的面前，说：

「爸爸！我们上学了。」

「好的。下午放学回来，爸有话跟你们说。」

「好的。」

爸爸瞧着他们的背影，心里说：可爱的孩子啊！你们的爸爸，会永远有这样的幸福吗？

放学回来，秋英马上跑到了爸爸的面前，问：

「爸爸！您有什么吩咐呢？」

秋松也来了，说：

「爸爸！……」

「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憎恨爸爸呢？我没有负起做爸爸的责任，在外头胡作非为，在家里欺瞒撞骗，这样的爸爸，死不足惜，偏偏又是不生不死，天天躺在床上拖累你们，尤其是你们的妈，忙上加忙，苦上加苦，你们却不憎恨我，这使我更加惭愧，更加难受！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有资格做人吗？」

「不！爸爸！请您不要这样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那是社会的黑暗面，爸爸只是一时不小心，听信人言，走了进去。好吧，这个不再提了。呃，爸爸！您看，这是什么东西？」说着，打开一张画，侧着头，微微地笑着。

「菊花！孩子，你还留着！这，该是十年前的事了。……」内心的喜悦，使他微笑长留口边，他不懂要用什么话来表达此时的心情才合适。

「姐姐，这是谁画的？」

「是爸爸，我们亲爱的爸爸！」

「爸爸，您也是个画家！为什么早不说呢？」

「傻孩子，爸爸那里是什么画家，只是喜欢画，会画一点点吧了。」

「爸爸不要客气吧，有的人画得不成样子，都到展览会展卖钱呢！」

爸爸和姐姐都禁不住笑出声来了，爸爸紧握着儿子的手，尽瞧着那天真的表情，一会，才说：

「直到現在，你们只知道爸爸会画菊花，而不知道爸爸还会画松、梅、竹的。松、梅、竹为冬寒三友，在严寒的冬天里，能够抗拒冰雪的摧残，坚持欣欣向荣的。而春天未到，梅花已开，所以说『梅占先春』了。……」

秋英插下去，說：

「爸爸，您教我们画冬寒三友吧！」

「也教我们画菊花！」秋松紧接着說。

「好的，都教你们。当然，还要等我的右手更见灵活有力时才开始的。」

听了这话，秋松有点惆怅了。爸爸瞧在眼里，說：

「孩子，你放心，这一天会到来的。你们帮助爸爸改过，帮助爸爸进步，爸爸一定还要加强信心，战胜病魔，和你们好好地生活在一起的。」

「还要教我们画冬寒三友！」秋松一再地提醒着。

「对的，画那不怕冰雪摧残的松、梅、竹！」秋英进一步地补充着。他们紧紧地握着爸爸的手，三人的脸上，都现出了兴奋的红色，微笑随即缀上了口边。

妈妈在催促他们冲凉、吃饭了。

他们站直了身子，向爸爸一鞠躬，然后离开。

爸爸尽瞧着他们的背影，直到不见了才眨一眨眼。

回家以后

黄昏，沈少梧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了家，懒洋洋地往沙发一躺，噓了一口气，闭起眼睛静养着。手里的四本书，一一地掉落地上，他一时也鼓不起劲来拾它。

太太听见了声音，忙着从房里出来，她惊奇地跑上前去，蹲在他的身旁，说：

「梧，怎样呢？」

「没有什么。」说着，睁开眼睛一看，心里掠过了一阵愉快，但随又闭上了。

「不，你告诉我！你身体不舒服吗？」她轻轻地摇着少梧，接着又催促他：「梧，快告诉我！」

「头昏，也许是血压高。……呃，你看我的脸色是不是很红的？」

「不，不但不红，反而有点黄黑。你是喝惯中国茶的，怎会血压高呢？你最近有没有去给医生检查？」

「以前一年检查两次，都是过低，后来，医生叫我放心，说三年检查一次得了。……」

「三年，太久吧！一年，或者一年半检查一次，是适当的。医生的话，有时并不很对。……在我看来，你该不会血压过高，也许是操劳过度。要是血压过高，也无需害怕，我有灵药，服后立刻见效。」

少梧有恃无恐，他霍地坐直身子，睁眼注视着太太，眼光里满含着诧异和感激。随后微微地一笑，身上的病魔，已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了。

「你的灵药，到底是什么呢？」

「芹菜四两，洗净切碎，水两碗煮剩七分，服后立奏奇效！」

「原来如此！那么就试试看吧。」

天黑了，浅蓝色的灯光，叫人有着清凉的感觉。风微微地吹着。电唱机播出了柔和的古箏独奏。女兒小芳，坐在爸爸的身边，握着爸爸的手，天真地打着拍子。

「爸的头昏，你不妥这样。」

太太兰芳示意着小芳坐开一点，但少梧却不以为然，他握着女兒的手說：

「阿芳，爸爸头昏好了。」

「那太好了！呃，爸爸，我倒一杯茶給你喝。」她側着头天真地瞧着爸爸。

「很好！你就倒一杯給我吧。」

少梧一臉笑容，尽瞧着女兒的一举一动。直到目前为止，小芳是他唯一的女兒。她生得聪明伶俐，秀丽大方。今年十四岁，念中二。讲起华语来，自然流利，不像某些小孩子那样，说得装腔作势，老气横秋。

第二天的教学准备，今晚迟到八时才开始。

兰芳在写小说，赶着今晚完稿。她朝着壁上挂的沈古松画的乞丐中堂出神，她在观察他的姿态和表情，作为她小说中人物描写的一部份。她霍地发觉了少梧一声不响，马上意识到，这是他身体不舒服的具体说明。

「明天上甚么课哪？刚才头昏，可能的话，今晚好好地休息一下吧。」兰芳回过头来，同情地。

「明天上中华语文和中华文学。文学的课本，有一个地方的说明，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不能不告诉学生的。唉，教书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从事这种工作不久，经验与学力，都很不够，因此，课前准备，就显得十分繁忙了。再过十年、二十年，不断地进修，不断地积累参考资料，那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如课本有了错误，也很容易发现的。兰，我们既然献身于这种工作，就委尽心竭力而为，绝不能敷衍塞责的。」

「你说的很对。你说课本有问题，到底是怎样的？」

「里面有个例子的说明，完全错了。它说：『公刘记太王的开国情形。』据我所知，『公刘』一诗，是记公刘从邠迁豳的事迹，而不是『记太王的开国情形』的。周家五迁：一迁於豳，再迁於岐，三迁於丰，四迁於

鎬，五迁於洛。公刘迁於豳，太王迁於岐，这是两樁事情。再說公刘是太王的祖先，請你把『史記·周本紀』找出來看看。」

兰芳从書橱里找出「史記」第一冊，翻閱第一百十二頁，上面写道：

「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庆节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亶圉立。亶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山下。」

「好的，請你把它抄起来，这已証明公刘和古公亶父是两个人，从公刘到古公亶父，相隔三百多年。古公亶父就是太王，是武王的曾祖。太王是武王时才追尊的。而周代建国的伟大人物計有：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六人。在『詩經』里，有六篇史詩末敘述他们闢国事跡的。这六篇就是：『生民』、『公刘』、『綿』、『皇矣』、『文王』、『大明』。」

兰芳把書里的和少梧口述的一起抄下来，夫妻俩，不約而同地舒了一口气，接着，相視一笑。少梧說：

「这些材料，就可証明課本的說明是完全錯了。『尽攸書則不如彛書』，孟子這句話，本是針對『書經·武成』而說的，我以为，同样也可应用到其他書上去。很多書，妄是一大意，也会跟它一样錯下去的。由此可知，一个教师的責任是如何之大啊！妄是缺乏进修，不能分清教材的正确与否，原封不动的传授給学生，那就誤人子弟了！」

小芳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了。她不像往常那样跑跑跳跳的，臉上也找不出笑容，尽着瞧爸爸，得到了一个机会才開口：

「爸爸，芹菜水燒好了，妄不妄送进来？……呃，爸爸，你妄早点睡啊！」

少梧和兰芳，同时把小芳拉近身边，瞧了一会，少梧才開口：

「阿芳，你叫阿嬌把芹菜水送進來。爸爸的头昏好了，喝過芹菜水，過一會就妥睡了。你妥早点睡啊！」

「是，爸爸。」她瞧了爸爸一會，看到爸的臉色平和，也有笑容，這才放心了。

她到了書櫥那邊，抽出魯迅的「故事新編」，翻閱第二十八頁，送到爸爸的面前，說：

「爸爸，你看，這裡有『古兒林』。有『好杜有圖』，有『OK』，也有『我車向奇肱國疾我而去』的事。在夏禹治水時，有說英語的，也有坐我車的，這就是魯迅先生說的『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的』。可是我剛才看到一篇文章，那作者在批評一篇以『孟子』的故事為藍本的故事新編時，他說這篇文章出現了一些阿我型的青年是不行的，因為那時候沒有這種人。這和魯迅先生的看法完全相反了。這位『批評家』的意思是妥寫故事新編，就得將古人的一切，一模一樣的重現出來才行，套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把古人寫得更死了。連魯迅先生的『理水』都沒有看過，妥做甚麼『批評家』呢？真是胡說八道！」

少梧、蘭芳面面相覷，詫異到說不出話來。一個中二學生，只有十四歲，竟然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來，妥不是親自聽到，真叫人不敢相信的。當下，少梧說：

「阿芳，我怎麼不知道你也看過「故事新編」呢？」

「不但『故事新編』，就是『吶喊』、『彷徨』、『野草』、『子夜』、『小坡的生日』、『水滸傳』、『文學入門』、『文學原理』，也都看過的。」

少梧更加詫異，這孩子一聲不響，竟然看過這些著名作品！他感到很慚愧，好在這孩子懂得自愛、自強；否則，一個可造就的孩子，將會失去許多上進的機會，他的家庭教育，實在進行得很不夠，當下，問：

「『水滸傳』你多久才看完呢？」

「四個下午。這個假期，我至少妥看一百五十萬字的小說和散文。」

「一個假期，只有看書罷了？」

「不，還有寫作、練習毛筆書法、種花和打乒乓。妥是阿嬌不妥嚕哩

嚙嚙，說我碍手碍脚，那么每天晚上，我还委羹一样省錢而又有营养价值的菜，請爸爸媽媽下飯。」

「太太，看你的女兒，她的假期生活，这样的充实，这样的有意义！」

「媽，我还需委补充什么嗎？」

「每个週日，請爸爸帶你去郊外玩，有时也去游泳。」

「对啊！」小芳拍拍手。「不过，媽也委去的。」

霍地電話鈴声响了。小芳接通了，是少梧的。

「哈囉，誰呀？」

「方富。喂，老沈，你在做什么？」

「教学準備！」

「書馱子！人家教書舒舒服服的，你教書为何怎样的苦！就是你說得天花乱墜，你敢說学生会欢迎嗎？会不把它当做耳边风嗎？据我看来，他们不把风油擦鬓边，医头痛才怪。」

这些话就像一把尖刀向着少梧的心窝剜。他是有过这种經驗的。他曾經灰心过，对兰芳慨叹着：「吃力不討好的事啊！」但后来，冷靜地加以观察，这种学生，只是少数中之少数，难道我们的理想，可以因他而修改而毀弃嗎？难道我们一定委迎合少数人的心理嗎？一万个不！他们所需委的是「書」的形式，而内里却是一頁頁的空白，如果印上一些字，委他们接受，他们也会厌倦，也会擦风油医头痛的。

「喂，少梧，放下你的参考書吧！我跟你談談致富之道。」

少梧別轉臉，朝着兰芳搖搖頭，說：

「又是那一套！」

「喂，少梧，我告訴你：二一四七，真字！罗厘撞翻了的車号。你買几張？大的，十張，五張？小的，就十張吧！癸个大財！書可以不教了，反正你的薪水那么少，開店做頭家，才有希望！」

「老方，我不会買的。你自己買吧，我忙得很，对不起，再見！」

他放下听筒，回到房里，繼續未完的工作了。

半小时过后。

「呀，都忘了，芹菜水还有呢。梧，你头昏怎样呢？」兰芳霍地記起，把那隻碗移到少梧面前，一摸，說：「冷了，爰热一热嗎？」

「芹菜水啦，头昏啦，一古脑兒忘了，兰，工作使我忘了病痛，工作使我恢復了健康，工作多神圣啊！」

「心理治療有时是胜过藥物治療的。」

少梧一口喝完那些芹菜水，伸个懶腰，打个呵欠，視線模糊了，他擦一下眼睛，看看錶，惊叫了一声，兰芳也看看錶，說：「九点三十分。」

「唉！时光飞逝，快準備啊，快！」

「你还爰写教案呢！」

「这个不写也罢，爰紧的是搜集更多的參考資料，好充实教學的內容。」

兰芳显然有点慌張，这篇稿，一个月来已展期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鉄定明天爰交出的，可是看情形，除非写到天亮；否則，沒法完稿，但这怎么可以呢？明天还爰教書哪，而且明天功課最多，一连六节。她很想完成她的作品，但一想起少梧头昏，又不能不帮忙他。想來想去，不曉得怎样才好。像这样的彷徨，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她倒了滿滿的一杯茶，却又不喝，瞧着少梧，眼光里不断地發出这样的詢問：怎么办呢？

少梧却自在多了，他說：

「兰，据我所知，他们下星期一才發稿的，距离今天还有四天，我可以找他商量商量，迟两天交稿，不成問題的。」

「很不好意思，不过，我们也是出於不得已，他該可以原諒的吧。…………呢，明天的華文，教那一課的？」

「『楊修之死』。這一課，我以为不应选为教材的。因为談了这課書以后，曹操給我們的印象是妒賢嫉能，阴险奸詐的。爰是我们再看許多關於『三国演义』的論文和曹操的『求賢令』、『求逸才令』、『求真言令』、『給貸令』、『慎刑令』、以及『替曹操翻案』这篇大文，那我们对曹操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有閔历史人物的批評，是不能以小說的描述，作为資料根据的。既然选为教材，那我们也就跟着大家一样的来談它，不过，对曹操，却不能再以他为十足的反面人物来講述的。」

兰芳抓住一隻茶杯在出神，此时少梧的話告一段落，她才鬆一口气坐直身子，微笑地頻頻的点头，心里掠过了一阵愉快，說：

「对的，現在的教学，對於教材，不是盲目的接受，而是批判地接受。」

「兰，一个教师對於教材的了解不夠深入而講授时补充材料又貧乏，那絕對不是一个好教师。課前準備是十分需妥的，但这不是炒冷飯或開錄音机。一課書每次的教学，都应有一些新的补充材料，或對於观点的修正。……」

話还未說完，田永、林瑛夫妇出現在房门口了。

林瑛是兰芳的同学，經常来找她，她对兰芳是絲毫也不客气的。她喜欢出乎兰芳意料之外的出現在房门口，甚至於靜靜地闪进房里，使兰芳吓了一跳。她住在隔壁，經常来打扰，兰芳虽然不大喜欢她，但却免不了要敷衍一番的。今晚这么忙，林瑛的到來，很不受欢迎，何况又多了她的丈夫。兰芳的臉上，找不出絲毫的笑意，只机械地讓坐請茶。少梧背着他们掀起咀巴在叹气，他曉得他们这一来，必然是一大堆廢話，嚙嚙到叫你头痛，說：「糟了，糟了！」

田永耳朵灵，转身到少梧跟前，握着他的手笑着說：

「什么事糟了？老兄，不妥太認真，在家里，和这样的賢淑太太过一个幸福的夜晚吧。什么教学準備哪，什么修改作业哪，一古脑兒搁起，明兒到学校里做吧。呢，不是我多咀，你也未免太書獃子气了！人家教書，实在不会像你这样苦的。」

林瑛也放開兰芳，跑到少梧跟前，笑着說：

「沈先生，你也真是的！好个快乐的夜晚，为什么总是这样的自寻煩惱！来，大家坐下来談談。兰芳是我的老同学，她的性情，我怎不知道。她体贴你，你忙，她也跟着你忙，你讓她休息吧。你看，她的臉色这样蒼白，还忍心使她日忙夜忙嗎？兰芳，来，買个真字，二一四七，你買十張，明天中个头獎，也用不着总是这样的写稿，兰，你說是嗎？」

兰芳只是苦笑着，她以为这位老同学太不了解她了。她几次想發表一点意見，但經驗告訴她，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位老同学的声音和动

作，就像滔滔的洪水，把一切都淹沒了。很久以前，她已想过，经常和这种人接触，对自己将是非常不利的，但不利又怎样？不睬她吧，她却逗睬你；搬家吧，这只能秘密一个时期，过后她打听得到，又找上门来；再不，索性闹翻，这似乎理由不充分，别的朋友也会批评。她的苦恼，不是生活问题，不是夫妻问题，而是这些玄聊人所製造的玄聊事，糾纏不清的问题！

兰芳又是苦笑着。少梧索性跑到外面去，他焦灼地頓着脚。他跑到了小芳的房里，坐在桌边，垂着头，蹙着眉，又看看壁上的钟正指着十一时，站起来想去坦白的跟他谈谈。到了门口，又倒回来，自言自語道：「冥頑不灵，真没办法！」

小芳看见爸爸在纳闷、在苦恼，一声不响的闪了出去，她跑到了媽的房里，对着林瑛：

「瑛姨，晚安！」又朝着兰芳：「媽，爸爸头昏呢！」

兰芳知道这是女兒的策略，並不怎样的重視，只低声的說：

「唔，叫爸爸靜靜地躺一会吧。」

小芳又对着林瑛：

「瑛姨，爸爸头昏呢，怎么办？」

「这个？唔，像你媽說的，躺一会吧。」

「那么，瑛姨，我们到廳上喝茶吧，我陪着您。这里讓爸爸躺一躺，好吗？」

「好的，好的。」

田文看一下兰芳的表情，意識到他們不很受欢迎的，說：

「不然，改天来吧！时候也不早了。」

兰芳只微微一笑，並不挽留，讓他們走了。

少梧攙着小芳到了房里，对着兰芳会心地一笑，两人的心，交流着一股强烈的愉快，目不转睛地瞧着小芳。

小芳微微地一笑，說：

「时候不早了，爸媽晚安！」

小芳出去了，少梧、兰芳舒了一口气，之后，繼續他們未完的工作。

出 走

午后三时，四周靜寂到连一点声息也沒有，阳光打西窗斜射进来，一抖一抖的移动，一下子就短了半截。苑华放下手里的書，朝着窗外的天望，像有感触似的，隨即高声的喊：「小华！」

小华一听到媽的叫声，疑惧充滿着她的心，想：今天媽的声調就不同往常，怪！可是，我沒錯儿，媽从未也疼我，該不会有甚責备吧。

进了房里，一切照旧，媽一臉堆着笑容，她先給小华一个吻，接着才讓她坐在膝上，右手揉着她的背。小华直瞧着媽，視線里活躍着好些问号。

「华，中午你怎么只吃半碗飯呢？是不是菜不好？华吃不下，媽心里多难过呢！」

小华双手捧着媽的臉，溫柔地說：「媽，今天天气热，我吃不下，十一时，外婆又給我一块蛋糕吃，我的口乾，飯又硬，胃口就不好了，請媽別难过，华的身体很好，精神也好的。」

「但愿是这样！……哎，飯太硬，你为什么不说給媽？媽另外煮給华吃。」

「这个不必。媽，下午我不吃零食，晚飯準吃得很香的。那时，爸爸也在，我想，他一定也很欢喜的。」

苑华的心，猛的給一刺，捲起了一阵漩渦，收了笑容，沒法再寧靜下来了。这一变动，小华都瞧在眼里，小小的心，蒙上一道黑影，她迷惘起来了。

苑华的手一鬆，小华的身子向外一傾，她赶忙围住媽的身子，惊奇地叫：「媽！……媽！您怎么啦？」

苑华的臉，又現出了笑容，但那显然是很勉强的。小华瞪住她，在找

寻答案，但苑华忽地紧抱着小华，把臉伏在小华的胸口，她有着顫动的感觉，双手捧着媽的臉一看，眼眶兒紅紅的，小华覺得一切都神秘，都古怪，不知随后会发生什么事。她忙着问：「媽，怎么啦？怎么啦？」

「华，媽疼你，媽委你永远在身边！」

「我曉得，华永远不离开媽！」

「真的？……」尽瞧着女兒。

「是，真的！」雄壮地、坚决地。

苑华的心愉快起来了，但这只是一忽兒。她沒把实情說出。像这样的表面談話，女兒的保証，是靠不住的。她想着，忽又陷入苦惱的深渊了。

小华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苑华的媽，蹣着脚打外头回来，进了女兒的房间。劈头便问：「怎么啦？这妮子。」

苑华用手封住媽的咀，說：「小声点，她刚过去。」

「我还没有机会提出。真討厭！总是提起她的爸，爸！……呃，匡怎么讲呢？」

「在銀行里撥两万块钱进你的戶口，五千块钱进我的戶口。那座房子，过名給你，照目前的价钱，可值四万块钱。婚后到欧洲渡蜜月，你若愿意，可住上一年，在大学里掛个名，回来便是『学成归国』了！」

名利地位都有了，苑华想到这些，可乐坏了。这才是为自己也为媽爭得了一口气！她的臉現出了兴奋的紅色，泛起了称心的微笑。

小华在隔房掉落了一个吊鎖，苑华給这声响拉回忧鬱里来了。她自言自語道：「只是这孩子啊！」

她下意识地抓起桌上的一个鏡框在看。里面那相片，是她们夫妻和女兒在去年合照的。她看了一会，垂下手讓那相片搁在膝上，闷声不响的，瞪着眼在想心事。

她的媽焦急了，碰一下她的手，說：「怎么啦？你又动搖了！」

苑华摇摇头，一下子沒有表示什么。

「唉哟！昨天讲得好好的，我也把你的話向匡說了，他全接受的。他說婚后的生活，完全按照你的意思去做，我们还有什么話說呢？这是你的

前途，也是媽的前途，不要再胡思亂想吧！在這社會里，一個人要是沒有金錢，沒有地位，那就到處受人瞧不起，你，妥當機立斷啊！」

苑華的媽金蓮，三十年前是香港的一個交際花，多少人為她而破產，生不生，死不死；多少人為她而沉淪而自殺；多少人為了爭奪她而致友情破裂，發誓不共戴天：關於這些，苑華毫不知情，在她的心目中，媽是具備着高貴、純潔、慈祥、慷慨這些好品質的。苑華也不知道，她的爸是在媽的生理上強烈的要求之下而送命的。她當時領得了五千塊錢的人壽保險金，之後，有一半落入小白臉的手裡。她很想要個第四次結婚，偏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二次大戰的砲聲一响，她的願望也就擱淺了。三年八個月這愁苦的日子，使她衰老了，在男女關係的市場上，她跌價了，慘跌了，無人問津了。

苑華嘆了一口氣，她認為媽這回對她的鼓勵，手段辣了一些，但她對媽的敬畏，卻絲毫也沒有動搖。當下，聲音低沉的說：「他對我還好，還尊重我，聽從我。」

這些話使她的媽煩惱起來，焦灼起來了。昨天不是下了決心把問題都解決了么？為什麼今天又違萌退志！瞧那神情，她顯然很不耐煩。妥擺出母親的架子把女兒教訓一番；但一轉想，不行！萬一把事情弄僵，才糟呢！跟前這塊肥肉，絕不能失掉的。女兒的脾氣也不十分好，但經驗告訴她：柔能勝剛。女兒不同意的事情，到頭來也還給她說服，乖乖就範的。想到這裡，她溫柔地握着女兒的手，說：「他尊重你，聽從你，可是，你為何這樣易於忘記？當你們相愛以後，他還跟着他的表妹通姦呢！傻孩子！媽比你多長一倍年紀呢，什么事不曉得？男子嘛，你不離開他，他就離開你，什麼情義，什麼貞操，都是男子們想出來的大騙局；為了妥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他就如此這般的束縛一個女子，犧牲她的幸福，毀滅她的前途。人生不過數十年，整日里忙忙碌碌，為的豈非是妥提高生活水準，使物質與精神都能獲得更好的享受。憑什麼妥吃苦呢？虧你也談過許多書，怎麼越談越糊塗了！跟他這樣下去，對你有什麼好處呢？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這座屋子，再過十二年才還清屋款，天啊！這苦也夠受了！你想，目前菜錢一天五元，能夠買到什麼好吃的呢？買鱸魚一條還不夠的！再

說，他的身體，近來看看也不行，你又能夠獲得什麼快樂呢？不是么，你們結婚已經八年了，就連一男半女也沒有。那個匡啊，又有錢，又年輕，又漂亮，又強壯，屋子比這邊的大，佣人有两个，無論是吃，是穿，是用，那一樣不比這裏的風上好多少倍？你妥為自己想想，也妥為媽想想，媽辛辛苦苦的培养你，你也应当使媽獲得一點幸福呢！我看他也不是好東西，有了妻子的人，碰到女子，還是那麼溫柔的打招呼，讓坐，請茶！我想他若中了馬票几十万，他不丟掉你娶別人才怪！他的表妹就有過多次在我的面前稱贊他的，他也說她的脾氣好。……」

「脾氣好，就讓她倆去脾氣好吧！」苑華狠狠的說。

媽的話獲得了良好的反應，通體愉快起來了。一提起表妹，苑華便憎恨着丈夫，這時候，記憶特別鮮明；他愛上了我，又和表妹通姦，就是訂婚以後、結婚以後，還是這樣，這顯然是玩弄愛情，騙我上當，总有一天會丟掉我的。她多次向丈夫提出抗議，但丈夫總解釋為：那是親戚的關係，有時她來姦，也就隨便的湊幾句，而且那些姦，都由你看過，由你投郵的。這些話，並不能使苑華滿意，她始終認為：不經她投郵的姦，還有許多許多的。

她的媽倒了一杯茶，送到女兒的咀邊，女兒喝了兩口，餘下的，媽媽一口喝乾了。她舔舔咀唇，說：「孩子，現在是太空時代哪，結婚、離婚；離婚、結婚，都是平常的事，光明正大的事！不是媽嫌你，你也太守舊了！看看媽比你多長了一倍年紀，却比你進步呢！合潮流呢！你不記得王映霞之離開郁達夫嗎？人間盡是新希望呢！脫離這羈絆，天寬地闊，前程萬里，才不枉你大學肄業，寫得一手好文章的！」

苑華听了這些勸告、稱贊和鼓勵，她可樂開了，飄飄然了。是的，媽的眼光遠大，丈夫是個渺小人物，跟着他有甚前途呢？人生有甚意義呢？

當下，她挺起胸膛，昂首瞧着窗外的天，堅決的說：「是的，媽，我有遠大前程，不能為他而犧牲一切，我得盡速的離開這兒！」

她站了起來，背着手，挺着胸，態度軒昂，氣吞山河。一切都渺小，微不足道，像她腳底下的泥沙一樣，就說堆積起來，她也還是高高在上的。

她这样的伟大了好一会，心境才安定，坐下来继续讨论现实的问题。

「媽，这小鬼看来有问题，不娶她，行嗎？……呢，匡为什么这样的喜欢她呢？」

「这个，只能猜猜看。」

「我猜不透。」

「小华今年十一岁，再过七年，十八岁，那时匡是三十五岁，……哈，你听懂我的话嗎？」

「啊！」苑华诧异到站了起来，抓住媽的手，瞧了一会，才說下去：「原来他打的是这样的主意！」

「这只是猜猜而已，不过，照情形看来，虽不中，不远矣。」

苑华的心情又複雜起来了，煩惱起来了。为了妥排遣这些，她例外的抽起香烟来了。她深深地一吸，又用力的噴出来，不上半分钟，完了。她狠狠地把烟蒂一扔，說：「这么說来，那他对我的爱是真的还是假的？」

「目前是真的，所以，你得掌握时机，抓住实权，这是要紧的事，其他的，不必多計较吧。」

「小华怎么可以給他呢！我们母女……唉！人言可畏啊！」

「小华並不是你亲生的，他香港也有生意，将来可讓她去住在那边，誰会曉得这些呢？据估計，他的家产，少說也有五百万，一呼百諾，你別把自己的前途毀了！」

「娶是小华不肯呢？……」

小华忽地出現在門口，苑華和她的媽慌張起来了，她们面面相覷，交換着詢問的眼色；难道刚才說的話都給她听到了么？都現出了一副尷尬相。但小华像很鎮定，她微微地笑着。

「外婆回来，躡着脚走路，不該我知道的。」

外婆的臉色一陣紅一陣青，徬促不安，好一会，才說：「我想你在睡午觉，生怕会吵醒的，故此就躡着脚走了。」

「謝謝外婆！」

外婆尽可能的表示溫柔和慈祥，她打布袋里拿出一盒淮山糕，說：「华，你吃，外婆特地为你買来的。」

小华接了过来，转交给媽，說：「媽，您吃！」

「不，外婆爰給你吃的。」

「媽，您忘記了嗎？剛才我說下午不吃零食，晚餐爰多吃点飯的。」
她側着头，黑溜溜的眼珠，在媽的臉上打迴旋。

苑华以为自己的心事都給女兒瞧出來了，她非常的不安，但灵机一转，隨即把女兒摟在怀里，緊緊地。

她的媽向她遞个眼色，把小华接了过来，一阵微笑，溫柔地說：「华，我的心肝肉兒啊！外婆问你一句話：你是爰跟着爸爸呢还是爰跟着媽媽？」

「外婆，这是什么話呢？爸爸和媽媽在一起，跟着爸爸也就是跟着媽媽，跟着媽媽也就是跟着爸爸，有什么分別呢？」她朝着苑华问：「媽！您說是嗎？」

苑华点点头，但却現出了沮喪的神色，她向她的媽一看，求助似的。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比如說：你的媽到板城去，或到更远的地方去，那你是爰跟着媽呢？还是留在这兒跟着爸？」

「不会的，媽就从来没有到远地方去的。媽在这边有公司的工作，在家又和爸在一起看書，一起写文章，又爰教我讀書，教我写作，那里有空到远地方去呢？」

「我是假定你的媽会去的。」

「那嗎，就叫爸和媽一起去。」

「你的爸有工作呢，怎么可以去的？」

「請假几天总可以的。」

「那嗎，这个家交給誰呢？」

「外婆！」

听了這話，外婆的心一橫，恨透了，虽然这样，但她却裝出了笑容，慈祥似的。

小华从外婆的膝上溜了下来，跑到媽的眼前，爰求着：「媽！您教我書！」

「今午媽很累，爰歇一歇，晚上教吧。」

「好的，那嗎，我不吵媽，回房里写字去。」

小华出去了，苑华的媽瞪了她一眼，說：「瞧你把女兒教成这样！你全失敗了，这简直是引火自焚！」

「看情形，这小鬼是不会跟着去的，那对匡怎么交代呢？」

「全靠你的手腕，她不去，那我们的理想就妥打个折扣，最多只能实现一半。」

苑华長長的叹了一口气。

隔天，下午二时，匡来了。他見到苑华的媽，连称「伯母」。她很客气的招待了一番，之后，到隔邻去了。

他们在客廳坐定以后，小华捧来两杯茶，在媽的身边坐下。

苑华看看女兒，又看看匡，会心的一笑。回头对着女兒說：「华，你睡午覺去，昨晚那么迟才睡的。」

小华領受着媽这份「爱」，垂着头回房里去了。

两分钟了，一点声音也沒有，匡站了起来，一笑，挽着苑华的手臂，到她的房里去了。

「苑华，您太美了，我求您永远不离开我！我的一切，都屬於您的。」說着，一脚跪了下去，把一隻鑽石指环套在苑华的指上。

苑华溫柔地一笑，於是，匡站了起来，刻不容緩的就开始了拥抱，开始了接吻；一分钟了。两分钟了，还是那么的分不开，他们陶醉了！

霍地外面传来一声响，他们如夢方醒，但还来不及放开手，放开咀，小华已屹立在他们的面前了。

苑华的脸一阵青一阵紅，隨即低下头来，週身直淌着汗。姓匡的却很自然，他拉着小华的手往廳上走，但却給她掙脫了，狠狠地掙脫了。

姓匡的沒精打彩的移开脚步就走，苑华一吓，忙着趋上前去，装出了笑容，送他到门口，姓匡的溫柔地瞧着苑华，那神情，依依不捨的。苑华这才放了心，回到屋里来。她在沙發上坐着，女兒擰起咀巴，闷声不响的瞧着地面。这时母亲的尊严，好像移交給女兒，由她發揮作用了。一会，母亲回来了，她滿怀希望的。汽车啦，洋楼啦，美鈔啦，黄金啦，越来越多，。她翻着白眼看人，人家还是心和气平的陪笑臉。她高兴到耸耸肩，

於是，前途远大了，光明了！

她踏进屋里，眼前的一切，都叫她感到很不平常，她为要了解一切，她說：「来！小华。」但这却产生不出力量，得不到反应，小华一眼也不瞧的，看那神色，显然是在愤怒了。

「怎么啦？」外婆问。

小华並不回答，她朝着媽问：「媽！你为什么跟他拥抱呢？亲咀呢」外婆的心落了地，一臉老肉掛了下耒，不曉得說些什么才合适。

苑华正落入无可奈何的境地，忽然灵机一动，亲暱地挨着小华，說：「华，你別少见多怪，匡先生是久居欧美的人，这是外国的礼兒，表示彼此互相尊敬的。」

外婆也补充着：「是的，这很平常，何况，现在是太空时代，我们的生活也进步，欧化美化了。」

「真的？那嗎，外婆也可以和姓匡的拥抱，亲咀了。这个，今晚我找爸爸问问看。」

苑华焦灼起来了，怎么办呢？事情的演变太突然了，她一时不知如何才好，站了起来走来走去，尷尬地。

外婆忍无可忍了，她用手指向小华一截，凌厉地說：「为什么样样事情都问爸爸呢？不问媽媽呢？老实告訴你：你的爸爸不是好人，是騙子！」

「爸爸賺的錢都交給媽；媽生气了罵爸爸，爸爸总是陪笑臉認錯的；爸爸一放工，馬上回家，晚上陪着媽看書和写作。媽也說過，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家庭。」

「瞧你的女兒，你的教育全失敗了！」她又对着小华：「一不做，二不休，現在乾脆的告訴你：你的媽妥和你的爸离婚了！你的爸工作的那公司，快要倒闭了；你的爸这几个晚上一直咳嗽，一定是染上肺病的，你跟着他，一点好处也沒有。妥是跟着媽，衣、食、住、行，样样都好，将来还可以进大学，做博士，前途远大光明，你妥听外婆的話才是。」

「外婆的計劃，我全曉得了。我不是媽亲生的女兒，媽会真心的疼我嗎？你们不是为了我的前途，而是妥毀了我的前途，你们妥出卖我是真

的。外婆，你年紀这么大了，还是做做好事吧！」

「原来你躲在门口偷听谈话，这样的没规矩！」

「妥不是这样，我就糟了。」

苑华伏在桌上，啜泣起来了。

「不要哭，坚强点！现在就走，让她一人在这儿陪着她爸爸过了一辈子！」她转向小华说：「假如你将来需要妈妈的，那么妈妈是会原谅你，收留你的。」

小华别转脸去，不看不听不说。

外婆狠狠地冲进房里去，一会，替苑华拿出一个手提包，拉着苑华的手，拖也似地离开这个家了。

屋子里就只剩下小华一人，她孤零零地站在爸爸的相片前面，凝视了一会，不停的落下眼泪来。

五时三十分，她的爸爸回来了。他是那么愉快的。他见到女儿，温和地叫道：「华，爸爸回来了。……」

小华感慨万千，她的眼眶都红了。

「华，你……」

「爸！……」她把脸贴在爸的胸口，紧抱着，泣不成声了。

爸并不重视这一切，他淡淡地说：「什么事？华受到什么委屈？快告诉爸爸。」

在爸爸的怀里只是哭着，摇摇头，表示不是爸所说的什么委屈。

他虽然感到有点不平常，但想想过去和现在，并没有什么迹象会演变出严重事态的。他理一理女儿的头发，说：「什么事情？快告诉爸。你看爸今天发薪哪，爸买来一隻烧鸭，刚出炉的，又香又脆，等着晚餐时，跟妈妈和外婆一起吃，外婆和华都喜欢吃烧鸭的。还有，这四百块钱，华收着，等下妈妈回来交给她。」

爸全不晓得自身所遭遇到的是什麼，小华霍地抬起头来，爆出这一句：「爸，妈妈出走了！」

她的爸并没意识到这句话的实际情形是什么，他问：「华，你说的是什麼？」

「媽出走了！到姓匡的那边去了，永不回来了！」

「不会的，华。匡先生是媽的同学，又是爸的朋友，他不会破坏我们家庭幸福的。再說，媽对爸很好，爸也沒有对不起媽的地方，昨晚爸还跟媽在一起談書，一起写作呢，媽不会丢掉爸的，华不委难过啦。」

「可怜的爸啊！您到房里看看吧。」

他放开了女兒，跑进房里，一切都明白了。結婚指环靜靜地躺在桌上，結婚照片撕成粉碎，值錢的手飾和鈔票不見了。

他慌慌張張地回到廳上，拉住女兒问：「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姓匡的比爸有錢，外婆出的主意，媽也爱他，媽跟他抱在一起亲咀的，就这麼的离开了，三点时候离开的。可怜的爸啊！他们都是假情假义的！」說着又伏在爸的怀里啜泣了。

「啊！苑华！我……」他的眼睛一翻，头垂下耒，跟着週身軟綿綿的橫躺在沙發上了。

「王媽呵，快耒！」小华惊叫了起来，她企图用身子支持着爸的上身，墊高了起来，但是，毫玄用处。

隔壁的王媽跟她的主人都耒了，她们捏捏咬咬，很有經驗的，不一会就使他甦醒过来了。

他一睜開眼，便叫：「小华！你在那兒？你会离开爸嗎？」

小华弯下身，讓爸爸看个清楚，說：「爸！我在这兒，我永远不会离开爸的！」

王媽他们紛紛的落下眼淚耒了。

王媽說：「李先生，你太好了，太誠实了！什么事情，我们都瞧在眼里，只是不便告訴你。唉！一个讀了很多書的女子，可那麼不容易滿足的；委名委利，只委人家會給她，可以不委貞操，不委情义，不委丈夫，不委女兒，掉頭便走。倒不如我們這些不識字的，還有良心，沒有背叛人。李先生，別想她吧，那樣的女子，就連垃圾桶里一隻破樹膠鞋的價值也沒有的！」

十年耒，李死心眼兒的爱着妻子，如今却落得这么个下場，一時百感

交集，眼淚噴泉似的湧將出來。

小華攬着爸的脖子說：「爸，您別難過，華煮飯給您吃。」

「華……」他抱着女兒，哭到喘不過氣來，一會，才繼續說下去：「華，我不詛咒你的媽，我只是自己難過。但愿今後她能夠獲得快樂和幸福，我也安心的。……」又哭起來了。

王媽說：「李先生！別想她，別難過！你有這樣的一個女兒，該可以寬慰啦！你應當好好的活下去，活給他們看！」

他們父女，就這樣的挨着日子。



后 記

本書是我的小說第二集，計收十四个短篇，除「出走」一篇为旧作外，其餘的都是一年來的新作。这十四篇，都在來誌上發表过的。

对于小說，虽然写了許多年，但是，还不能滿意自己的成績的。作品發表以后，再拿來看看，总觉得某个地方应当多写点什么，某个地方应当刪掉一些什么。有时某一篇的主题已經决定下来了，但写到一半，又把它改了，因而故事的發展，也就和原定的大有出入。有时稿已寄出了，忽然想起某个地方不妥，赶快又写信給編輯先生，請他代为修改。上述种种，都可看出，我的写作，还没有什么把握的。从今后，我更应好好的学习。

中学教师会和教育出版社，这些年来，都致力於出版的工作。現在計劃出一套文艺叢書，由中学教师会出版，教育出版社印行，本書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而成为这叢書之中的一本。

对本書的出版，給以各种协助的朋友们，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

姜 凌

五·九·一九七三

中教文艺叢書

新加坡華文中學教師會編輯

主編：叶昆灿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一九七四年三月再版
雙樂印務私人有限公司承印

出版・發行
教育出版社
175A,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定價：一元五角